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季北略
第二十卷 崇禎十七年甲申

何騰蛟

十二辛丑，漕撫路振飛言：「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，方有功，今陞楚撫，已成之緒恐廢。有同知范鳴珂，二十年安於府倅，恬守可知，即以補騰蛟缺，可稱並美。」

元宵賊入城

北京每歲正月初八，燃燈至十八止，作元宵節。

是年，連夕皎月，九門不閉，金鼓震天。每門自城外入者，以千百計，皆以鬧元宵為名，達旦不出。守者曰：「何每夕見其入，不見其出也？」時鬧元宵，賊俱腰纏數百金，既入城，大者買將，小者買兵，各守城上。部內貪其厚賄，竟不核也。

及三月賊至，離城二里，佯守城賊，多置鐵子中，不向下擊，而向上發，俱打空中，不傷一賊。久之，賊度鐵子已盡，乃悉薄城。城上已無鐵子，徒乾響而已。眾議往工部請箭，行未及，賊用高木續接，圍以紬布，使健兒魚貫而登。守者不拒，反以手援之入賊。既上，發三，守者悉脫衣反服，俱平日號衣也。見有不反服者，即以刀砍之，遂大潰。蓋元宵九門分股頻進，賊已萬千伏城內矣。

無錫王季重房，腰間銀帶著人割去，朝內有偷兒，時事可知矣。

李建泰督師

李建泰，字復餘，山西曲阜縣人，天啟五年己丑進士，崇禎季年為大學士。

甲申正月，上憂冠於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：「賊勢如此，闔外無人承任，府庫殫竭，將如之何？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？」

建泰進曰：「主憂如此，臣敢不竭駑力？臣，晉人，頗知賊中事，願以家財佐軍，可資萬人數月之糧。臣請提兵西行。」

上大喜。慰勞再四曰：「卿若行，朕當訪古推轂禮，親餞之郊，不敢輕也。」

十六己巳，建泰揭請出師，因題用衛貞固、凌駟、郭中傑。上諭：「卿即整裝就行，具見忠奮。所請，吏部即用所需旗牌勒合，照例速給。」

建泰又曰：「進士石願單騎走陝北，連甘肅、寧夏之兵，外連羌部，召募忠勇，勸輸義餉，勦寇立功，否亦內守西河，扼吭延安，使賊不得東渡。」

上悅，欲用石。

建泰曰：「俟臣西行，酌而用之。」

二十己酉，郭中傑實授副總兵，督輔中軍旗鼓。上命查大明集禮中，邊將授鉞告廟禮，看議安行。

二十三壬子，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。如議用。介松年著以科銜催餉有功，實授。

二十六日乙卯，上命建泰出師，行遣將禮。寅時，命駙馬都尉萬，以特牲告太廟。卯時，上臨軒，廷授建泰節劍，殿樑響聲大作，如催折然。巳時，備法駕御正陽門，親餞，官軍旗旛十餘萬，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，旌旗金鼓甚盛。文武百官，俱至列席十九。文東武西，御席居中。御用金臺爵皆嵌大寶石，是累朝重器，諸臣則皆金杯也。命五省掌印侯伯、內閣六部、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。鴻臚贊禮，御史糾儀，將軍侍衛，設宴作樂。

上親遞酒三杯曰：「先生此去，如朕親行，即以三杯賜之。」復出御撰手敕獎諭。親臨正陽，用寶以賜。內璫為掛紅簪花，鼓樂導上方劍而出。上目送之，良久返駕。

是日，大風揚沙，占曰：「不利行師。」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，建泰乘肩輿，甫出宣武門，輿杠忽折，識者憂之。

諸臣又公錢於護國寺。建泰意氣英英，言方入寺時，視其印綬忽發大如斗。同官相與賀曰：「此指日成功，取金印如斗兆也。」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，隨輔臣監軍；西洋人湯若望隨行，修火攻水利。

進士程源私與凌駟曰：「此行也，兼程抵太原，收拾三晉，猶可濟也；若三晉失守，無能為矣。」

二十七丙辰，建泰奏微臣馳往太原，因過救河東分守李正脩。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，允正脩赦罪。督輔軍前效用，建泰出都，道聞山西烽火甚急，家存亡未卜，益遲遲以行。日行止三十里，師次涿州，營兵三千逃回。行至順德府廣宗縣，紳衿城守不納，攻破之，殺鄉紳王佐，笞知縣張宏基。是日，即移兵出城。

二十九戊午，建泰聞家被焚掠，為之奪氣。兵過東光不戢，土民閉城拒守。建泰怒，留攻三日，破之。

二月初九戊辰，御書親敕建泰，放德通津昌密六處，悉聽督輔調遣。

三月初五癸巳，建泰病甚，兵潰。

初十戊戌，寧武報至，畿輔震動。程源謂魏藻德曰：「建泰為何尚住河間？其標下總兵馬稔，有兵萬人，令速赴居庸，與唐通協守，猶可以鎮撫萬一。」不聽。

京師破，建泰入城，賊禮遇之。

聞賊急，建泰遁匿，未幾，降自成為相。

大清朝立，建泰與謝陞，馮銓，俱為內院大學士。

及姜瓖起兵，又召建泰為相。瓖敗，大清執之。

建泰有妾五十人，逃歸，語之曰：「吾今必死。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？」

諸妾俱掩面而笑，竊相謂曰：「汝固應死，吾等謂何？」建泰尋被殺，其身長而黑鬚髯。

昔崇禎丙子，建泰主試江南。九日，大宴雨花臺，百官送之。建泰坐轎中歎曰：「不覺又重陽矣。」蓋感日月之易遷，知其貪生之念重也。

上諭

十七丙午，諭兵部：「山東土寇出沒，外解梗阻，撫按全無奏聞。著即掃蕩以通餉道。」

又諭：「寇患地方，人心不固，聞警逃避，法紀蕩然。亟行賞罰，用示勸懲。如山西保德州，固守有功，已命破格敘擢，其倡逃者，不論宗室官紳，立行拿問。」

彭瑄奏

十八丁未，工科彭瑄奏：「往者，逆賊犯楚，實由人心惑於『三年免徵、一民不殺』之偽示耳。又見撫臣李乾德，懸示免徵，益復勇躍。倘皇上大下蠲詔，通行曉諭，更當何如？近傳十六、十七年寬赦，何如寬之十八年？使賊滅後，猶有餘力，並奇荒赤地通行酌免，使老幼捧檄泣下，非目前第一義乎？武昌破時，沿江積屍千里，州縣收復，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，必待選補。選補之臣，功名與性命較則輕，決不赴任，罪以規避而止。何益於地方之緩急？請查陷城各官，除開門迎先逃外，調補無官地方，以聯絡人心，似為切要。」

馬士英奏

十九戊申，鳳督馬士英奏：「太湖疏防失守。」中書張同敞奏：「劫豐破窖，是兵非賊。」命該部行檄督撫，即擒梟示。鄖陽推官朱翊辨奏：「周士奇以郎人監郎，棄城先遁。平陽鎮臣陳尚知投賊為前驅。」

東陽許都

二十己酉，上海舉人何剛言：「忠義智勇之士，在浙則有東陽、義烏，昔時名將、勁兵多出其地。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，天性忠孝，素裕韜鈴，一見知人，能與士卒同甘苦，乞用許都以作率。東義、徽歙二方之奇才，臣願以布衣奔走，聯絡悉遵戚繼光法，申詳約束，開道忠義，一歲之餘，可使赴湯蹈火。臣見進士姚奇允、夏供祐、桐城生員周岐、陝西生員劉湘客、山西舉人韓林，皆憂時有心，乞頒手詔，會天下豪傑，則忠義智勇，連袂而起，助皇上建業矣。」

二十二日辛亥，上諭吏、兵、刑三部：「舉人何剛條奏，儘多可採。著授職方主事，即令往東陽、義烏聯絡義勇，練成勁旅，以資勦寇之用。又允何剛奏，許都、姚奇允作何委用，該部速議。」

二月二十二辛巳，御史吳邦臣奏：「浙寇立剪，論部陳子龍、蔣若來才長定亂，作何優異。」

先是，東陽之變，實主許都。都，故副院宏綱之孫，任俠好義，遠近信服。縣令姚孫某貪虐殘民，借名備亂，橫派各戶輸金，而坐都以萬。都家實中產，勉輸數百金，自詣告竭。孫某大怒，摘都所刻社稿姓氏，謂是結黨造反。桎梏之時，輸金者盈庭，盈然沸亂。有姚生者，執孫某於座，按之座下而笞之，群擁許都為主。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，即調台州行勦，所至屠掠。東陽、湯溪、蘭溪民各保鄉寨，拒敵。官兵大敗。光先遂以許都反聞，集兵處餉，人人倖功。杭州推官陳子龍，謂都實非反者，遣生員蔣若來賚書諭之。都即率同事十三人，指杭投獄。子龍為之請，光先不許，悉斬之，盡隱孫某之過，命之復任。

三月初六甲午，光先奏：「大寇就殲。」有旨：「陳子龍定變可嘉，著授兵科給事中。」

劉孔昭殺叔

二十三壬子，操江劉孔昭，殺其叔萊臣。萊臣應襲嫡嗣，為孔昭父蓋臣僭襲，孔昭復冒之，及官操江，遂捕萊臣，斃之獄。是日，賊破趙城。

二十四癸丑

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，吏部建極殿，蔭子中書。

兵部奏：「李輔明，抗賊死戰，特贈左都督，予諡真定。」

參將李茂春報：「流寇過河，平陽府縣開門盡逃，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。」

張縉彥言：「江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，海上僅有虛名，民壯則多人奴役占，鄉勇則虛應故事，將領則總蠹虛懸，參將以下皆紈？儲備則鋒朽藥銷，餉供則奇荒大疫，道殣相望，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。」

縉彥於正月初四，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尚書。是夜，星於入月中，古云：「星入月中，國破君亡。」

二十六己卯

諭兵部：「淮陽為南北咽喉，宜有重兵防扼，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。」南京地震。

二十八丁巳

始傳平陽之陷，都人大震。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，命限十日審結，其方士亮、姜埰、尹民興、龔鼎孳保出。

三十己未

晉王奏：「晉疆萬分危急。」塘報：「賊陷闕鄉。」

李自成偽封

二月初一庚申，上平旦視朝，忽得偽封。啟之，其詞甚悖。末云：「限三月望日，至順天會同館暫繳。」一時相顧失色。

是日，命工部尚書苑景文、禮部侍郎丘瑜，並兼東閣大學士。諭吏部曾櫻：「名城屢陷，革職提問。」

初二日辛酉，大同總兵張報：「逆賊闖關。」自成破汾州。

初三壬戌，兵科韓如愈言：「晉寇訛傳。」時晉已殘破，諸臣相戒不欲上聞。總兵周昌吉奏：「保德嬰城固守，內省豪衿把持。」懷慶夜變。福王同母走出東門，棄母兵間，狼狽走衛輝，依潞王。

初四癸亥，諭部院：「言官論事，須明白直陳，近來多埋伏隱語，殊非告君之體，著嚴行警戒。姜埰允予謫戍邊遠。蔣拱宸、方士亮、尹民興從輕擬杖。」

初五甲子，命迎護益藩歸國。山西糧儲道程奏：「晉省鹽課，欠至七十餘萬。」予劉之綸謫。

李自成偽檄

初六乙丑，賊圍太原。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，諸將皆遁，太原無一兵守城。賊圍三日，以數人上城，開門而入，賊移檄遠近。有云：「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煬蔽恆多；臣盡行私，比黨而公忠絕少。甚至賄通官府，朝廷之威福日移；利入戚紳，閭左之脂膏盡

竭。」又云：「公侯皆食肉執紼，而恃為腹心；宦官悉齷齪犬豚，而借其耳目。獄囚纍纍，士無報禮之思；徵斂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。」人讀之多為扼腕。而朝臣若處夢中，惟薦某人營某缺門戶苞苴是務。有識之士，無不寒心。

上諭戶部：「邊寇棘棘，外解不至，皆因有司急賊贖而緩錢糧，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，以後在內責成部科，在外責成巡撫，痛禁索耗，完足者陞四品京堂，未完九分者革職。中書張同敞秦楚豫偽官，多係紳衿從賊，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為功罪，下部酌議。」

初七丙寅，總督余應桂報：「晉中瓦解。徽州鄉勇拒殺黔兵。」

蔡懋德太原死節（附畢拱辰、應時盛）

初八丁卯，李自成陷太原。先是，賊破榆關。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，晉獨當之，賊眾眈眈窺渡。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，且南北策應，頗挫賊鋒。癸未冬，保德州告急，歸鎮省城。守河道將聞警奔潰。巡按御史汪宗友，時糾其懦，奉旨革任聽勘，以郭景昌代之。未至，副將陳尚智投賊為前驅，總督余應桂畏賊甚，遲迴河上，一無所為。

甲申正月二十九日，賊從沙溝渡，三晉遂成破竹之勢，既陷平陽。

二月初六日，圍太原，太原無重兵為守，賊馬步號二十萬，或勸懋德移鎮候代，可以卸責。懋德不可，誓眾死守。登陴拒敵，矢石火藥，傷賊甚眾。遣牙下驍將朱孔訓、牛勇，督兵五千出戰，孔訓傷於陣，牛勇陷陣死，一軍皆沒，城中奪氣。賊攻圍三日。

初八日丁卯，城東南角樓，迸裂焚燬，風沙陡作，對面莫辨。守門將張雄為賊內應，賊以數人乘夜大風，從東北角登城，城遂陷。懋德草遺疏，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問道秦師，引佩刀欲自刎，為眾所奪。中軍應時盛，扶公上馬欲衛出城。

懋德跳下馬曰：「吾封疆之臣，應死封疆，汝輩自去！」

眾強之。

懋德大呼曰：「汝等欲陷吾不忠耶？」

遂至書院三立祠，惟時盛相隨。懋德南向自縊，軀輕氣不絕。時盛解鐵甲覆其身，候氣絕，亦東向自勒死。時甲申二月初八也。蓋時盛以選諸生，為懋德識拔，隸幕下，見草遺疏，即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，期以死殉。卒如所志。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，布政趙建極、巡按陳純德、按察副使毛文炳，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。賊屍之於街。

懋德，字公虞，號雲怡，蘇州崑山人。萬曆丙子舉人，己未進士，司理杭州，秩滿授儀曹郎，出為江右督學，備兵嘉湖。巨寇阿丑流毒四省，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略，擒之青石橋，分守湖南，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。烈皇帝知公才，召對稱旨，擢公巡撫山西。公既死，闖恨公，不驗屍，時加及斷頸。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，掬土掩之。賊退，始入棺。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，故在危城中語人曰：「吾學道多年，已勘了生死。今日正吾致命時也。」子方炳頗卓犖。甲申冬得旨，謚忠襄，予贈蔭，與邑人王燾立祠，賜名雙忠。應時盛並附祀。燾事在戊寅二月。

畢拱辰，字星伯，號湖日，萊州衛人，萬曆丙辰進士，歷仕至按察使僉事，改山西分巡。冀寧賊入太原，執公至偽將軍劉所，脅之降。公山立不動，遂遭害。與蔡恩德、趙建極三屍，同棄晉王府西墀下。越八日，賊去，材官段可達以牆土覆之。公無子，無人為請卹者。丁雄飛與陳皇士云：「公生平最好書，官南曹時，相遇輒屏驕從，同至書廊，簡閱書史，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，則大喜。署中無事，終日讀古。嘗以書相餉，受人餉者，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。家中積書幾萬卷，惟清執不善視上官，以故通籍二十年，尚浮沈郎官。尤通曆法，所著有《義俠紀事》等書。

《啟禎錄》一刻方伯朱忠須考。

張履旋投崖（此應入初二日內）

張履旋，舉人，吏部尚書張慎言之子也，為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。賊執履旋拷銀，履旋義不受辱。貽書父曰：「與其虧體辱親，不如殺身明志。」遂投崖而死。弘光朝贈御史。

初九戊辰，劉澤清移鎮彰德。錄陳郡屠戮，贈開永傑等少卿。

初十己巳，閣臣蔣環德以病召對，不能趨赴。

十一庚午，諭：「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，已經革職，著戴罪立功自贖。」

十二辛未，順天撫楊奏：「饑民焚掠。」諭：「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，一徒豈足以蔽辜。」又諭：「吳昌時依律處斬。馮源等附近充軍，財產並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。」又諭：「周延儒見賄忘法，本當全沒財產，量追二十萬，著周正儀、周奕封完納。吳昌時量追五萬，俱免籍沒。」高傑縱兵東下，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。

十五甲戌，賊探馬至大安驛，傳達京師。賊遣偽官於山東、河南州縣，各處代任，每官先遣牌至州縣。士民各苦徵輸之急，痛恨舊官，各借勢逐之，執香迎導，遠近風聞若狂。

山西全陷

十六日乙亥，李自成至忻州，官民迎降，進攻代州。五臺知縣投降，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，有備子女以獻者。總兵周遇吉守代州，出奇奮擊，連戰十餘日，殺賊萬餘。自成令諸路賊進攻。遇吉兵少食盡，退守寧武關。賊陷懷慶，抵固關，分取真定、保定。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，命跡訪諸王，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，監制寧前、通津各鎮。張縉彥疏言：「今日糧餉中斷，士馬虧折，督撫各官，危擔欲卸，若一時添內臣十員，不惟物力不繼，抑且事權分掣，反使督撫藉口。」上不聽。

上諭院部：「寇氣方熾，畿輔戒嚴，固圉安民，全在察吏。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，必清謹循良素，為民戴者，可許留任。責令募鍊鄉勇整備城守，如貪殘及闖冗者，勒令去職，另擇賢能推補。」

馬嘉植疏

十七丙子，吏科馬嘉植言：「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■乎？守關原自有餘；大言一鼓蕩平，明知不可為而僥倖為之，以塞前言，是以進退失據。今不復以覆轍為戒，而空拳徒膺。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，則為禍愈激，非知彼知己著數也。臺臣陳丹有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酌，以數世豢養之兵，尚不能必其用命，而向蠻夷責大義，此實難矣。況不能裹糧糧從，則搜括不加倍乎？百姓見兵過尚搖手閉戶，狼兵一來，保無驚竄？狼子驕悍，兩粵之間，又增多事矣。」

戶科介松年言：「士節不振，廉恥風微，倡逃迎降，出自衿紳，深可痛憤，亟宜崇獎節烈，以收拾人心。」上甚是之。

十八丁丑，河南巡撫蘇京報：「賊窺懷慶。」賊騎已叩固關，將逼真定。真、保之間，全憑道路之口，京中嚴戒妄言。

堪任督撫諸臣

十九戊寅，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：沈迅，魏公韓、孫肇興、朱家仕、萬元吉、馬鳴騷、楊毓楫、何楷、聶明楷、周光允、許譽卿、汪心淵、毛九華、蔣允儀、王道純、詹爾選、黃宗昌、鄭之尹、王守履、李長春、毛羽某。

二十己卯，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，命進封侯爵。

二十一庚辰，驟寒大雪，凍死人無數。兵部塘報：「太原分州潞安連陷。」諭：「亟訪各藩諸王下落。」諭：「河南總兵土國寶加意整頓，立功自贖。命內宮閹輔等，資餉往薊寧等處分給。」又諭吏部：「朕念豫楚殘破，州縣料理需人，各撫按官自行挑選，不拘科目、雜流、生員、布衣，但才能濟變，即與填用。有能倡義募兵，恢復一州縣者，即授知州知縣，功懋懋賞，朕不爾靳。」分敕內宮監制各鎮：寧前高起潛、通津臨德盧維寧、真保方正化、宣府杜勛、順德彰德王夢洵，大名廣平閻思印、衛輝懷慶牛文炳、大同楊茂林、薊鎮中協李宗化，西協張澤民。兵部報：「鄒魯之間土寇團聚。」

二十二辛巳，差內官王坤、科臣韓如愈，巡歷地方，催解京邊正項，並改折贖贖及周延儒、吳昌時、朱大典等贖銀督解。諭刑部：「張國維附和罪輔，蒙蔽君上，本當重治，念方士亮等輕擬，著免罪候用。」河南巡按蘇京報：「賊逼澤州，催任濬速到任。」

賊陷真定

二十三壬午，賊陷真定。先是，知府邱茂華聞賊警，先遣家眷出城。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，標麾下中軍官，伺標登城劃守禦，劫縛出城外殺之，劈獄請茂華出。茂華遂檄所屬州縣，豫叛待賊數日，而賊始以數騎入城，收帑籍地，距京城止三百里，寂然無言者。

徐標，號鶴洲，濟寧人，天啟乙丑進士，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，守真定，斬賊使，碎偽牌。

二十五甲申，兵劉澤清請於青登諸山開礦，前銀著巡按設法。

二十六乙酉，進魏藻德禮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，總督河道、屯練。進方岳貢戶部尚書、兼兵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，總督漕運、屯練往濟寧。旋以敵報甚急，或言名官不可令出，出即潛逃，遂止藻德等不遣。

禮部奏：「桂、惠二藩同走粵，著賚璽書慰問。」

李邦華議南遷

先是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，私議：「南遷，上親行與東宮孰便？」

明睿曰：「太子少不更事，稟命則不威，專命則不敬，不如皇上親行為便。」

至是，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。上候於文華殿，邦華、明睿與少詹事項煜，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。

上驟覽之，怒曰：「諸臣平日所言若何，今國家若此，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，而謀乃若此，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。朕志已定，毋復多言。」

附記南遷得失

或問：「南遷得失何如？」

予應之曰：「當自成踰秦入晉，勢已破竹，惟南遷一策，或可稍延歲月。而光時亨以為邪說，其事遂寢，天下恨之。然景泰時，也先入寇，徐有貞亦倡此說，時未之從，卒能固守卻敵，宗社晏然。時亨亦持是見耳。使以時亨之說為非，則國君死社稷之義謂何？必以邦華之說為非，則徽欽罹繫組之辱可乎？二者得失，必有辨之者，似光說稍長。

「然問今日將相，果能如于忠肅輩否？不能，則遷國圖存，未始非救變之一策。而時亨目之為邪，過矣。且先帝身殉社稷，假令時亨罵賊而死，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，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也，而竟躬先從賊，雖寸磔亦何以謝帝於地下乎？是守國之說，乃欲借孤注以邀名，而非所以忠君也。邦華以身殉國，是南遷之議，乃所以愛君，而非以避死也。

「獨是明睿南行之說，亦有未盡善者。使上驟行於賊未至時，則人心駭懼，都城勢若瓦解，後世必謂輕棄其國。上若遷於賊之將至時，則長途荊棘，未免為賊所伺，而有狼狽之憂。故為上計，不如死守社稷，得古今君道之正。若太子者，天下之本，宜及賊未近時，令大臣默輔南行，以鎮根本之地，以繫天下之心，設北都有急，亦可號召東南，為勤王之舉，即不然，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。且非獨太子宜南，即永，定二王，亦宜分藩浙、粵，伏意外之圖。奈何一堂聚處，如燕巢於幕，禍及而不知也哉。且明睿謂太子之行，有專命、稟命之礙，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，昔唐元宗避蜀，即使肅宗收兵靈武，雖欲克復兩京，亦以安史勢急，恐一旦不測，父子同盡耳。今日之事，何以異此？

「竊謂上宜守北，太子宜南行，似為兩便。雖然，謀之善不善、事之成不成者，人也，亦天也。」

余應桂請調諸將

葡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：「賊眾號百萬，非天下全力勦之不可。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玉、吳三桂並高傑、唐通、周遇吉、黃得功、曹友義、馬科、張天祿、馬岱、劉澤清、土國寶、劉良佐、葛汝芝，及副將邱磊、惠登相、王光恩、孔希賢、金守亮等，齊赴軍前，會師真保之間。督撫之外，加一督師，如史可法、王永吉其人者，賜以尚方，懸公侯之賞，以鼓勵之，庶賊可滅也。」賊勢甚盛，諸臣終日嗷嗷未曾說著痛癢，惟此疏切要可用，惜乎已晚。

二十九戊子，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，許之。先是，上憂秦寇，演謂無足慮。至是不自安，故求去。止賜路費五十兩，馳驛歸，時道路梗塞，演以貲豐，不敢出京，延半月而及禍。

批余應桂疏：「應桂既不入秦，又不防河，何故往來介霍間？中軍鼓譟，庸怯可知。」諭兵部：「寇氛孔棘，秦所式不候交代，輒自離任，任濬久報赴任，一味退縮，俱著革職。濬充為事官管事。」

三月己丑朔張某請監國南京

李自成入畿輔，京師滿城洶洶，傳賊且至。而廷臣上下相蒙，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群訟，揚揚得意如平時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議察奸宄，申嚴保甲之法，巷設邏卒，禁夜行，巡視倉庫草場。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，諭以在閣佐理兵餉，著黃希憲、路振飛加意，召前兵部尚書張國維、庶吉士史可程、進士朱長治、陳川、諸生張某，來中左門，某言三策，首請太子監國南京，擇重臣輔之。諭：「府部寇氛孔棘，戒嚴城守。」昌平民譟，焚劫官民舍一空。宣府告急，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。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，俱釋罪閑住。

初二日庚寅

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極殿，問禦寇之策。奏對者三十餘人，有言「守門乏員，當今之急，無如考選科道，餘皆鍊兵加餉」套語。賜茶而退。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，稽出入，京城武備積弛，禁兵皆南征，太倉久罄。

至是，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。守西直門，各門勳臣一、卿亞二，論文武輸助。

初議僉民兵，魏藻德曰：「民畏賊，如一人走，大事去矣。」上然之，禁民上城。全晉之破陷始聞，何謙以兵變聞，命謙帶罪安職，淮撫路振飛，練義勇，各保坊村。

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

李建泰上書：「請駕南遷，願奉太子先行。」上召對平臺，諭閣臣曰：「李建泰有疏，勸朕南遷。國君死社稷，朕將何往？」大學士范景文、都御史李邦華、少詹項煜，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，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：「奉太子往南，諸臣意欲何為？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？」景文等遂不敢言。上復問戰守之策，眾臣默然。上歎曰：「朕非亡國之君，諸臣盡亡國之臣爾。」遂拂袖起。

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。時韓王亦避地屬縣，令速返國，以資屏障。先是，詔：「諭藩王捐貲守國，乃益府寇未薄城，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護藩遠遁，而撫按不發兵助守，且令權避。益府暫駐邵武，地方官宜供應護送回國，毋致失所。」命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。

《甲乙史》載：「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。」

初四日壬辰帝星落、封諸將

欽天監奏帝星下移，詔百官修省。詔：「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、左良玉寧南伯、唐通定西伯、黃得功靖南伯，給敕印。劉澤清實陞一級，劉良佐、周遇吉、高傑、馬岱、馬科、姜宣、孔希貴、高蜚、葛汝芝、高第、許定國、王承允、劉芳名、李棲鳳、曹友義、杜允登、趙光遠、卜從吉、楊御藩，各陞署一級。督撫馬士英、王永吉、黎玉田、李希沆，分別應實署。」福、周、潞、崇四王，各棄藩南奔。衛師卜從吉，南奔駐宿遷。

初五日癸巳

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，守西直門。封疆重犯，俱許蠲贖。又設黃綾冊，募百官蠲助。

初六日甲午

始棄寧遠，徵吳三桂、王永吉率兵入衛。又召唐通、劉澤清率兵入衛。澤清前命移鎮彰德，因縱掠臨清南奔。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，命太監杜之秩，協守居庸關，賞通銀四十兩，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裡。其官兵八千八十二人，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，每兵五錢。

《甲乙史》載「初七唐通陸見，上慰勞再三，協守」云云。

大同告急，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。諭：「部院近來庶績廢弛，治功罔奏，總由上不官行料理，司官祇聽吏胥，積蠹相仍，惟賄是視，以致流弊不可勝言。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，左右侍郎分任料理，不得優游藏拙，如司官闕冗，一任吏書及假手濟貪，賄跡有據者，即指參拏問。」

周遇吉寧武大戰

李自成薄寧武關，傳檄五日不下，且屠。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，大炮擊傷萬餘人。會火藥盡，或言：「賊勢重，可歎也。」

遇吉曰：「戰三日，殺賊且萬，若輩何怯邪？然勝之一軍皆為忠義，萬一不支，縛我以獻，若輩可無恙。」

於是，開門奮擊，殺賊數千人。

賊懼，欲遁。或謂賊，策曰：「我眾彼寡，但使主客分別，以十擊一，蔑不勝矣。請去帽為識，見戴帽者擊之，遁出戰。不二日可殲也。賊引兵復進，迭戰脫帽以自別，我兵大敗，遇吉闔室自焚。揮短刀力戰，被流矢，牙兵且盡，見執，罵賊，縛於市，磔焉。遂屠寧武，嬰幼不遺。

自成既殺遇吉。嘆曰：「使守將盡周將軍者，吾安得至此？」

《遺聞》云：「遇吉夫婦臨陣，殲賊無數。」

《抄本》云：「遇吉設奇制敵，每戰必勝，自成懼。遇吉夜率壯士二百，縋城入賊營，賊大敗，退二十里，持半月，而姜瓖等救兵不至。三月初一，城陷，遇吉率民兵巷戰，手殺數百人，力竭被獲，不屈而死。」

周遇吉傳（附配劉氏）

周遇吉，號萃庵，錦州衛人也，《樵史》作錦衣衛指揮籍。鎮守山西兼關門、代州三關總兵，官太子少師，中軍都督府左都督，夙稱戰將。夫人劉氏，驍勇多能，賊勢披猖，請益鎮兵二千，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，甫至河干，叛將陳尚志迎賊，即令熊通歸鎮說降。公怒叱之曰：「吾受朝廷大恩，豈若爾輩叛逆？爾領兵二千，不能堵賊，反為賊作說客耶？」立斬之。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，傳首京師，併請救兵。時甲申二月十二也。

十五，賊偪寧武，蓋賊自破太原後，乘勝席捲，勢如破竹，志意甚驕，其視寧武一關，既非雄險，而兵力又微，直摧枯拉朽耳。公晝夜練兵，更選城中壯勇，得數千人，激以忠義，迎而邀之，賊不為備。其前驅皆歎民斬殺已盡，搗其中堅，復殲賊精銳，不可數計。賊鋒雖挫不卻，屢戰始薄城下，每戰賊傷甚多。公日則列兵城外，以戰為守，夜則收兵入城，登陴擊打，賊死又無算。我炮既盡，賊得昇大炮擊城，援兵不至，計無如何。公密令健兵伏巷，開門誘賊，賊進城及萬餘，即將城門闔下，伏兵四起，殺賊無數類，傷四驍將。闖賊大恨，擁兵環攻，連四晝夜，力不能支。城陷，公復躬先巷戰。

城中兵民，感公忠義，雖兒童婦女，無一人受屈者，悉為賊屠。

公傷重被執，罵不絕口。賊縛之教場旗竿上，亂箭射之，共斃其肉，一作自刎。

是時，署中男子，相繼出戰，死亡略盡。

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，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，每箭死一賊。賊不敢迫，縱火環燒，劉氏合宅盡作灰燼。

二十五日，賊集頭目計曰：「寧武雖破，受創已深，自此達京，尚有大同兵十萬，宣府兵十萬，居庸兵二十萬，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，盡如寧武，詎有了遺哉？不若回陝休息，另走他途。」

已刻，期明早班師。更深，忽有大同總兵姜瓖，差人送降表至。賊喜甚，設宴厚款，甫坐定，而宣府總兵王通亦至。且以百騎來迎，賊謬謂：「天與！優答二鎮，豫加封爵。」一意長驅；亡何，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正、劉芳名等，並昌平文武，相次乞降，迎表輒集。

比賊陷京城，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，皆寧武所砍傷，莫不嚙指以告人，謂：「周總兵真是好漢，殺去我等數萬人，再若有此一鎮，我王安得到？」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。都督陳洪範上其事。贈太保，謚忠武，祀旌忠祠。

嗟乎，周忠武之殉難，闔門親屬，盡化煙塵，合鎮兵民，悉罹鋒刃。死後賊猶嚙指而畏，則前此未聞。尤異者，劉夫人之親率婦女，憑牆射賊，卒與全家俱燼。壯哉！

李小有有云：「以視親執桴鼓之斬王夫人，勇矣，愧無其烈；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昂發妻，烈矣，愧無其勇。」知言哉！

《抄本》載：「三月初一，寧武陷。」

《遺聞》載：「二月初八丙申陷。」

《編年》載：「陳演乞休後。」

《甲乙史》載：「三月初九丁酉，屠寧武。」

他本第云三月，而不誌日。獨本傳載二月二十四五屠寧武。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，則本傳似為有據。

初七賊陷大同

乙未，李自成陷大同。知府董復、鄉宦韓霖俱降。初，賊揚言降者不殺，兵民皆欲降。撫臣衛景瑗罵賊被磔，張國維率數騎南行。文學李若葵閤家九人自縊，先題曰「一門完節」。

衛景瑗傳

衛景瑗，字仲玉，號帶黃，陝西韓城人。天啟乙丑進士，除河南府推官，擢山西道御史。劾閣臣周延儒，朝論稱之。壬午，陞兗都御史，巡撫大同。

甲申二月，李自成陷太原，督臣王繼謨望風遁。賊至寧武，周遇吉告急，公趨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。瓖持兩端不行，寧武陷。

三月一日，賊至大同，瓖以城降。執公去，見自成，不屈，據地坐，大呼皇上而哭。自成曰：「忠臣也，勿殺。」公起，以頭觸石，血淋漓，賊拘之營中。

六日，公自經於海會寺。冠服南面哭，稽首而絕。延安推官顧咸正為之誌曰：「綱目書劉公章■令自經於金軍，以為金不能以威屈章■令，而章■令自經云爾。衛公有老母，又當賊方陽募公，不殺若可以無死，而公持義益決，從容自裁，可■謂之得正矣乎！若夫封疆之故，蓋難言之。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，而鎮臣內訌，雖有善者，無如何矣。」南京贈公兵部尚書，謚忠毅。

一載，天啟壬戌進士。賊至，被執，命之跪。公不肯，曰：「此膝不屈第二人，即當殺我。」賊禁之別室，終不屈，遂自縊死。

初八宣府陷

丙申，自成陷宣府。時叛將白廣恩，以書約總兵姜瓖降。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入，驕出城三十里，迎賊入城。賊揚言降者不殺，軍民聚謀藉藉。

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，無一應者，三命之，咸叩頭曰：「願中丞聽軍民納款，可保一城性命。」

之馮獨行巡城，見紅衣大炮曰：「汝曹試發之，可殺數百人。賊雖殺我，無恨矣。」眾又不聽。

之馮不得已，乃自起燃火，兵民競挽其手。之馮憤甚，乃奪士卒刀自刎。宣府軍民，俱迎降於賊。監軍霍達走回京。是日大風霾，晝晦。《甲乙史》云：「執撫臣朱之馮殺之。」

兵科韓如愈，奉差往省直催餉，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，劉澤清遣兵殺之，曰：「尚能論我主將否也。」

淮撫路振飛，坐河岸，以令箭約各避難船，魚貫進口，預給鋪行供應。

朱之馮傳

朱之馮，字樂山，號勉齋，順天大興人也。天啟乙丑進士，巡撫宣府。

甲申三月，賊倡畿輔，時宣鎮總兵王通，已潛遣騎送降表迎賊矣。而公尚勞苦登陴，與通分城而守，各劃東西為界。賊信急，飛章上告，城中忽布訛言，謂公疑宣人謀叛，請兵屠城，值上撥後兵二十萬，旦夕且至，人心益懼。而又傳賊所過，秋毫無犯，發帑賑貧，赦糧蘇困，真若沛上亭長、太原公子復出矣。兵民望賊愈急。

十二，賊全隊抵城下，公方登城捍禦，見左右皆星散，禁之不止。惟存七八人，環守公側，意叵測。俄報賊已從南門入，滿城結綵，或帛或布，無者繼以紙，百姓胸前，皆粘「順民」二字，焚香跪接。賊騎已充斥街衢。

公憤甚，令將大炮昇轉，向城中擊之，慢不應。公不得已，自起曳炮，見藥線孔牢下錢釘，知事不可為，即索佩刀自盡，亦為左右所匿，意在擒公獻賊，居為首功也。

公南面仰天哭曰：「太祖高皇帝？成祖文皇帝？今上皇帝，臣不意天命人心，一旦竟至於此。臣死當為厲鬼殲賊，以報國恩。」

哭已，五拜，以繩繫頸。二三僕隸在側，並無一言及後事，遂縊死城樓簷下，眾棄其屍於濠中。

次早，賊大肆淫掠而去。

十四日，始有好義者收殮之。濠邊狼犬夥多，屍經宿無不傷，惟公屍已兩日夜，面目肢體完好無恙。未幾，而李鑑等兵起。李鑑，成都人，由進士，初為分巡口北道，遇事敢為，有膽略，既擢宣撫，尋罷去以公代，時尚留宣。賊既破城，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，賈以五木，備極慘毒，酷索金錢，鑑亦不免。啣賊刺骨，人心怨恨。至四月杪，藉藉言賊已為吳三桂借兵殺敗，鑑因糾集數千人，於五月初五昧旦，圍各衙門，立擒權將軍、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偽官。

是日，即設大行皇帝位，發喪哭臨，隨將偽官梟首剖心，祭享先帝。眾各瀝血飲酒，誓師，隨奉公柩入察院，改殮易以厚棺，謂屍必腐敗，擬用白綾纏裹，及啟視，顏色如生，毫無損壞。垂幕中堂，次第哭奠。三日後，築墳葬之。墓碣巍然尚在，南都贈兵部尚書，謚忠壯。

前載初八宣府陷；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。前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，姜瓖以城降；而此則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。至朱之馮之死，一云自刎，一云賊殺之。而傳則云縊死，似各不同。

總之，善讀書者，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，只看事之有無與品之忠逆耳，慎毋笑予書無定見也。以後悉倣此例。

初九陽和陷

丁酉，賊陷陽和。陽和堡即在大同之西，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。重華，青城人，以邊材薦仕者。兵信屢至，內閣或蹙額相向，或談笑如常。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，方、魏以為惑眾，力止勿言。本兵張縉彥，別無布置，但出示沿街，擺炮設兵，扎營各衝衝口，更於城上懸簾，以待賊至而已。

上諭：「戶部寇氛孔急，京邸糧糶宜備。目前米價甚平，尤當乘時勸糶，凡勳監戚畹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，積粟私家，上報數目儲存，不必納入公庾，以千石為率，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，從優旌敘。遇有緩急，照原價發糶，不係捐輸。」又諭：「援兵需馬甚殷，勳戚文武各家，有強壯馬匹，不拘數目，連鞍轡進助，事平，優敘。」召見庶常於中左門，特命陳名夏為修撰，兼戶兵科。給太監王國治火藥。

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，遣牌至淮，巡按王燮碎其牌，捆責其人，逐之。

初十徵戚璫助餉

戊戌，霸州道報至，始聞真定之陷。寧武報至，畿輔震動。吳三桂以寧遠降大清。高起潛棄關走西山。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。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，賞銀五十兩；又詭言墮馬致傷，復賞藥資四十兩、蟒衣紵絲二表裡，命即扼真定，澤清不從，即於是日大掠臨清，統兵南下，所至焚劫一空。

上按籍，令勳戚大璫助餉，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為侯，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：「休戚相關，無如戚臣務宜首倡，自五萬至十萬，協力設處，以備緩急。」

奎謝曰：「老臣安得多金？」

高泣諭再三，奎堅辭。

高拂然起曰：「老皇親如此鄙吝，大事去矣，廣蓄多產何益？」

奎不得已，奏捐萬金。上少之，勒其二萬。奎密書皇后求助。后勉應以五千金，令奎以私蓄足其額。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，僅輸三千。

太監曹化淳、王永祚助至三萬、五萬。王之心最富，上面諭之，對以家計稍乏，僅獻萬金。諸內官各大書於門：「此房絕兌」，復雜出古玩諸物，陳於市以求售。後賊拷夾王之心，追十五萬，他金銀玩器稱是。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，珍幣復數十萬，人皆快之。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，餘不及也。又議前三門巨室，各輸糧給軍，且贍其妻孥，使無內顧，諸巨室多不樂而止。

淮口擒偽官鞏克順，按臣王燮斬以殉眾。燮自任守河，託撫臣路振飛守城，士民恃以屹然。

十一頒罪己詔（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日，然詔有三，姑書於此。）

己亥，上頒罪己詔曰：「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，深念上帝陟降之威，祖宗付託之重，宵旦兢惕，罔敢怠荒。乃者災害頻仍，流氛日熾，忘累世之豢養，肆廿載之凶我，赦之益驕，撫而輒叛，甚至有受其煽惑，頓忘敵愾者。朕為民父母，不得而卵翼之，民為朕赤子，不得而懷保之。坐令秦豫邱墟，江楚腥穢，罪非朕躬，誰任其責？所以使民罹鋒鏑、蹈水火、血流成壑、骸積成山者，皆朕之過也。使民輸芻輓粟、居送行齋、加賦多無藝之征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，又朕之過也。使民室如縣罄、田盡汗萊、望煙火而無門、號冷風而絕命者，又朕之過也。使民日月告凶，旱潦荐至，師旅頻仍、疫厲為殃、上干天地之和、下聚室家之怨者，又朕之過也。至於任大臣而不法，用小臣而不廉、言官首竄而議不清、武將驕懦而功不奏，皆由朕撫馭失道，誠感未至。終夜以思，踟躕無地。用是大告天下，朕自今痛加創艾，深省夙愆，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，守舊制以息煩囂，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，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。念用兵徵餉，原非不得已，各撫按官，急飭有司，多方勸輸，無失撫字。倘有擅加耗羨，蒙混私徵，又濫罰淫刑，致民不堪命者，立行拿問。其有流亡來歸，除盡豁逋賦，仍加安插振濟，毋致失所。至於罪廢諸臣，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，不拘文武，著吏、兵二部確核推用；草澤豪傑之士，有恢復一郡一邑者，分官世襲，功等開疆。即有陷沒脅從之流，或能捨逆反正，率眾來歸者，准許赦罪立功；若能擒斬闖獻，仍予通侯之賞。於戲！忠君愛國，人有同心；雪恥除凶，誰無公憤。尚懷祖宗之厚澤，助成底定之大功。思克厥愆，歷告朕意。」

時賊乘勢直下，人心震懼。朝廷日日召對，皆練兵按餉套語，大僚且挾持群下，欲使箝口不言，而庶臣猶有因召對欲希冀者，每對大僚，但稱待罪，庶臣多默然。上見舉朝無人，對罷，未嘗不痛哭回宮。在廷諸人，惟議閉門，不許人出入，一無所為。城中人人自危，賊復以掠誘我兵。我又兵餉不繼，士卒解體。

馬世奇每朝罷輒歎曰：「不可為矣！」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，總督薊遼王永吉，節制各鎮兵符，一切調度機宜，進退將吏，賞罰功罪等，俱聽便宜行事。吏、兵二部給發空箭五百張，軍前應用，敕印即行撥鑄。給城軍半歲之糧。

賊警益逼，廷臣有勸上南遷者，上大怒曰：「諸卿平日專營門戶，不肯為朝廷出力，今日死守，夫復何言！」諭兵部曰：「都城守備有餘，援兵四集，何難刻期滅賊？敢有訛言惑眾及私發家眷出城者，擒治。各衙門詞訟暫停，監中各犯應釋者，速行省放。吏部會議，凡罪廢諸臣，各復冠帶開釋，以收拾人心。」

周王薨於湖嘴舟中。

十二昌平陷

庚子，賊破昌平州，諸軍皆降，惟總兵李守鏐罵賊不屈，手格殺數人，人不能執。諸賊圍之，守鏐遂拔刀以自刎。

順天巡撫楊鶯，出巡易服遁。督學陳純德臨遵化，中道走回京。李國楨每事遜王承恩，科臣戴明說劾之。

十三城門設炮

辛丑，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炮，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。左都李邦華，榜諭訛言抵罪。吏部李遇知為御史涂必泓所論，謝病不出。

十四孝陵夜哭

壬寅，南京孝陵夜哭。三月初一日起，日色兩旬無光。是夜風色陰慘，沙塵刮天。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，上密旨收葬忠賢遺骸。

十五居庸關陷

居庸關，在順天府之北，《淮南子》所謂「天上有九塞」，居庸其一也。

十五癸卯，風霾，日色益暗，正陽門外關神廟中，旗杆劈為兩半，撞於道上。一時閩傳關帝厭世，已出都門。於三日之先，託夢於聖上者。此亦大異矣。

賊自柳溝抵居庸關。柳溝天塹，百人可守，竟不設備。總兵唐通、太監杜之秩等，迎降。撫臣何謙偽死，私逃。朝廷撥三大營，屯齊化門外，李國楨坐城樓，無所主張。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。

總兵馬岱，自殺其妻子，疾走山海關，謂王永吉曰：「事勢如此，何以自安？」遂度關投吳三桂。

是日，勳衛卿貳，各官始分值坐門。時京師以西諸郡縣，望風瓦解，將吏或降或遁。偽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：「定於十八入城，至幽州會館暫檄。」京師大震。

自成行牌郡縣云：「知會鄉村人民，不必驚慌，如我兵到，俱公平交易，斷不淫污搶掠。放頭銃，即要正印官迎接；二銃，鄉官迎接；三銃，百姓迎接。」仁和王載周王樞南行。

十六賊焚十二陵

甲辰黎明，昌平陷，十二陵享殿悉焚，伐松柏，分兵掠通州糧儲，傳檄至京師。

上方御殿，召考選諸臣，問裕餉安人。滋陽知縣黃國琦，對曰：「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，安人繫於聖心。聖心安則人亦安矣。」上言是，即命授給事中，餘以次對。未及一半，忽秘封入。上覽之，色變，即起入內，諸臣立候移刻，命俱退。始知為昌平失守也。

是夜，賊自沙河而進，直犯平則門，竟夜焚掠，火光燭天。京師內外城堞，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，時登陴守城，止羸弱五六萬人，內闕數千人，守陴不充，又無炊具，市飯為餐，餉久闕，僅人給百錢，無不解體。而賊自破中原，旋收秦晉，久窺畿輔空虛，潛遣其黨輦金錢氈罽，飾為大賈，列肆於都門，更遣奸黨挾賞，充衙門掾吏，專刺陰事，纖悉必知。都中日遣撥馬探之，賊黨即指示告賊。賊掠之入營，厚賄結之。撥馬多降賊，無一騎還者。有數百騎至齊化門，迤平子門而西。營兵屯近郊者詰之，曰：「陽和兵之勤王者。」實皆賊候騎也。

時人心洶洶，皆言天子南狩，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。守門皆內官，為政卿貳勳戚不得上，莫有料理者。賊檄南下，清河、沐陽、邳州，皆除偽官。

他本載：昌平十二破，李守鏢死，而《甲乙史》載：「十二，李守鏢死；十六，昌平陷。」予謂：「十二，殺守鏢，則昌平之破可知，載十六者，十六始報上耳。」

十七賊圍京

乙巳，上早朝，召文武諸臣商略，上泣下，諸臣亦相向泣，束手無策。或言馮銓當起，或言霍維華、楊維垣當用，方魏請封劉澤清為東安伯。上皆不應，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，有「文武官個個可殺，百姓不可殺」語，密示司禮太監王之心，隨即拭去。

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；出董象恆、鄭二陽、曾櫻於獄；復章正宸、瞿式耜官帶。

味爽，開西直門納避難者，內官坐城上，以令箭下，門立啟，無敢詰問。勳戚大臣，惟坐視而已。

漏下已刻，急足叩城下曰：「遠塵衝天，寇深矣！」守城內臣使騎探之。報曰：「游騎也。」不為意。

日且午，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，突至西直門，大呼開門，始知寇至，守卒亟發炮斃二十騎，難民死數十人，門始閉。須臾，賊大至，方報過蘆溝橋，俄攻平則、彰義等門矣。城外三大營，皆潰降。火車巨炮、蒺藜鹿角，皆為賊有。賊反炮攻城，轟聲震地。賊衣黃甲，四面如黃雲蔽野。

京軍五月無糧，一時驅守，率多不至；又守陴軍，皆貴近家，詭名冒糧，臨時倩窮人代役，僅給黃錢百文，城外二坊一卒，內城五堵一卒，率饑疲不堪任。異時敵至，或去城百里，近亦數十里，營卒登陴，率皆沈湎歌呼，未嘗望見敵。今猝遇賊，城上下炮交發，如萬雷轟烈，天地震懼，城外火光際天，人人惶急，莫知所措。士大夫相見，唯唯否否，或曰無害，或曰奈何。惟議巡街閉門，無一勝算也。

是旦，午門內外，寂無一人。頃之，范景文、周鳳翔、馬世奇等至，俱侍班，上退朝，諸臣見事急，聚語殿門。

襄城伯李國楨，奉命督京營守城，忽匹馬馳至汗涔露衣，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。下馬，衣帶被佚，眾皆愕然。內侍猶呵止國楨。國楨曰：「此何時也，君臣即欲相見，不多得矣！」俄傳宣至便殿，上迎問：「守城事如何？」國楨伏地哭奏曰：「守城軍不用命矣。鞭一人起，一人復臥如故。奈何？」皇上泣曰：「諸臣誤朕至此！」於是，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，相持慟哭仆地，聲徹殿陛。上哭回宮，國楨出馳去，眾亦散。

上因命內臣俱守城。譁曰：「諸文武何為？」且言：「官止內操，我甲械俱無，奈何？」亦有曰：「我輩月食五十萬，效死固當，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。」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豎，俱乘城，凡數千人，上括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。

是日，細民有痛哭輸金者，或三百金、或四百金，各授錦衣衛千戶。賊攻平則門，踰時止，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。當軸議割西北一帶，並犒軍銀百萬兩，皆咋舌相視，亦不敢聞於士。或請留杜，杜云：「營中有親藩，不返命，將屠矣。」遂縱去。

十八日申刻外城陷

丙午早，喧傳勤王兵到，蓋唐通叛兵，詭言索餉也。時黃沙障天，忽而淒雨苦風，良久，冰雹雷電交至，人情益惶懼。九門禁守，不通往來，道無行人。賊攻城益急，炮聲益甚。軍民皆無固志。緣城解舍傾圮，流矢雨集，墜城中如蝟。賊仰語守兵曰：「亟開門，否且屠矣。」守者懼，空炮向外，不實鉛子，徒以硝焰鳴之，猶揮手示賊。賊稍退，炮乃發，惟有空響而已。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急攻，我發萬人敵大炮，誤傷數十人。守者驚潰，盡傳城陷，闔城號哭奔竄。

賊駕飛梯，攻西直、平子、得勝三門，勢甚危急。太常少卿吳麟徵，累土填西直門。時左諭德楊士聰、衛允文入直，語閣臣：「左良玉、吳三桂俱封，而遣劉澤清，且臨清地近可虞也。」揭上，封澤清東平伯。李邦華至正陽門，欲登城，中貴拒之。

是日，上又召對歎息，與閣臣言：「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。」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，晉王、代王左右席地坐。

太監杜勳侍其下，呼：「城上人莫射，我杜勳也，可縋下一人以語。」

守者曰：「留一人下為質。請公上。」

勳曰：「我杜勳，無所畏，何質為？」

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，同入大內。盛稱：「賊眾強盛，鋒不可當，皇上可自為計。」遂進琴絃及綾袍，上艱然起。守陵太監申芝秀，自昌平降賊，亦縋上入見，備述賊犯上不道語，請遜位。上怒叱之。

諸內臣請留勳，勳曰：「有秦、晉二王為質，不返，則二王不免矣。」乃縋之出。仍縋下。

勳語守璫王相堯、褚憲章輩曰：「吾黨富貴自在也。」初聞勳殉難，贈司禮監太監，蔭錦衣衛指揮僉事，立祠，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。

城下攻圍益急，王承恩炮擊之，連斃數人，王化成等飲酒自若。上下詔親征，召駙馬都尉鞏永固，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。對曰：「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，即有之，何足當賊？」乃罷。

賊攻西直門，不克，攻彰義門，申刻門忽啟，蓋太監曹化淳所開。得勝、平子二門亦隨破。或云王相堯等內應也。

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，沿途殺掠，官軍悉鳥獸散。前大學士蔣德璟，宿會館被創。

上亟召閣臣入曰：「卿等知外城破乎？」

曰：「不知。」

上曰：「事亟矣！今出何策？」

俱曰：「陛下之福，自當亡慮。如其不利，臣等巷戰，誓不負國。」命退。

諸本皆云：「十八，彰義門啟。」惟《甲乙史》云：「十七夜漏，曹化淳開彰義門，迎賊守城，勳衛盡逃，外城已陷，而內城竟不知。至十八日迫暮，宣武橋火起，始知外城之陷，更餘，傳入大內。」似覺真確，而十八之說頗詳，且從者眾，故予亦從之。

十八夜周皇后縊坤寧宮

上聞外城破，徘徊殿廷。

是夕，上不能寢。

更餘，一闈奔告：「內城陷！」

上曰：「大營兵安在？李國楨安在？」

答曰：「大營兵散矣，皇上宜急走！」其人即出，呼之不應。

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，登萬歲山，望烽火燭天，徘徊踰時，回乾清宮。硃書諭內閣，命成國公朱純臣，提督內外諸軍事，夾輔東宮。內臣持至閣。因命進酒，與周后、袁妃，同坐痛飲數金杯，慷慨訣絕，歎曰：「苦我民爾！以太子、永王、定王，分送外戚。」

周、田二氏語皇后曰：「大事去矣！」各泣下，宮人環泣。上揮去，令各為計。

皇后頓首曰：「妾事陛下十有八年，從不聽一語，至有今日！」拊太子、二王慟甚，叮嚀再三，遣之出，隨返坤寧宮，自經而死。

上視之，曰：「好，好！」

召長公主至，年十五矣，公主號哭不已。

上歎曰：「汝奈何生我家！」左袖掩面，右手揮刀。主以手格，斷左臂，悶絕於地，未死，手慄而止。

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。

上又巡西宮，命所寵袁貴妃自經，繩斷墮地復蘇。上拔劍刃其肩，三砍而上亦手軟。因遍召所御妃嬪數人，俱親殺之。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。乃召王承恩入語。移時，對飲，命急出整內員，為出亡計。少頃，微服易承恩靴，出中南門。時已三更矣。手持三眼鎗，雜內監數十人，皆騎而持斧，出東華門，至齊化門。內監守門者，疑有內變，將炮矢相向。不得，南奔，乃從衢衝遶出城上，望見正陽門城上，已懸白燈籠三碗，白燈籠自一至三，以表寇信之緩急也。知大事已去。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，因至其第問計，而純臣獨在外赴宴，聞人辭焉。上歎罵而去，走安定門，門堅不可啟。天將曙矣，乃回。

是日，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。

三月十九帝崩煤山

丁未五鼓，上御前殿，手自鳴鐘，集百官，無一至者。遂散遣內員，手攜王承恩，入內苑，人皆莫知。

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，即煤山之紅閣也。亭新成，先帝為闕內操特建者。時上逡巡久之，歎曰：「吾待士亦不薄，今日至此，群臣何無一人相從？」如先朝靖難時，有程濟其人者乎？」已而太息曰：「想此輩不知，故不能遽至耳。」遂自經於亭之海棠樹下。太監王承恩，對面縊死。

《遺聞》云：「司禮太監王之心，跪帝膝前，前引帶絕脰同死。」然承恩似確。

時，宮中沸哭如雷，狂奔無復門限。

比曉，太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，奎臥未起，門役不肯傳報，乃走匿內官外舍。初，上之出至南宮也，使人詣懿安皇后所，勸后自殺，倉卒不得達。兩宮已自盡，宮人號泣出走。宮中大亂。懿安皇后，青衣蒙頭，徒步走入朱純臣家。

尚衣監何新入宮，見長公主斷臂仆地，與宮人救之而甦。公主曰：「父皇賜我死，何敢偷生？」何新曰：「賊已將入，恐公主遭辱，且至國丈府中避之。」乃負之出。

是午，共見白光起東北，閃爍久之。蓋帝之靈氣，上達於天也。

李自成入北京內城

丁未子刻，上既入後苑，內門大開。宮人內監，紛紛奔出東華門，廠衛猶禁，訛言執送金吾所。

味爽，陰雲四合，城外煙焰障天，微雨不絕。霧迷，俄微雪。

城陷。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，內應開門；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，開宣武門，出迎賊。賊將劉宗敏整軍入，軍容甚肅。錦衣吳孟明，遇之於宣武大街，猶謂援兵，問之，乃知是賊。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書張縉彥，開彰義門迎賊。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，朱純臣守齊化門，一時俱開。二臣迎門拜降，聞城中火起，順成、齊化、東直三門，一時俱開。賊先入東直門。一云辰刻得勝、平子、順成、齊化、正陽五門，一時俱開。

聞賊所掠刺繡帷褥等，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，馳馬市中為樂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。京城壁立數仞，峻甚，不能仰攻，賊砍楊樹為雲梯，漏下五鼓，使孩兒軍從東北獠升而上。孩兒軍者，即所云剪毛賊也。賊中年少童子，習殺掠，閔不畏死者也。守卒見童子至，哄然，蟻墜，脫衣委刀，惟恐知其為兵卒者。夫賊能用童子為軍，而國家養軍數十萬，不獲一童子之用，何哉！

大抵京城之陷，多由奸人內應耳。賊於數年前，先用西人，開典賣貨於京中，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，輦金易憑文札，付為護身符，人莫能詰。而新募軍卒，皆其布黨也。

是夜，錦衣大堂，尚出示禁訛言，而城中坑廁皆賊矣。

城中人往來疾馳，哭聲動地。守城者俱下，賊登陴，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，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速獻驛馬。時閣臣魏藻德，方傳單斂犒兵銀，方岳貢、范景文，適傳導至西長安門，見人鼎沸，即回寓，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，令人持歸閉門，得免死。無錫張樸，聞賊呼云：「百姓不許開門，開門便殺！」眾遂閉戶。此初入時也。已而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，於是士民各執香立門，賊過伏迎，門上俱粘「順民」，大書「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」。賊經象房橋，群象哀鳴，淚下如雨。

午刻，李自成氈笠纓衣，乘烏駱馬，擁精騎百餘，由得勝門入，轉大明門，遂進紫金城。偽軍師宋獻策、偽內閣牛金星及宋企

郊等五騎，從之。

偽將劉宗敏、李牟、副將李化龍、李巖等，分將各兵，自成從西長安門入，彎弓仰天大笑。自恃百發百中，射長安牌坊，祝曰：「若射中間字上，天下太平。」一箭射在瓦楞內，宋獻策姑慰之曰：「射在溝中。以淮為界。」其實為空虛之處，一旦成空，及必亡之兆耳。

自成貌奇陋，眇一目，至承天門，顧盼自得，見承天門四字，欲藉以惑眾，復彎指門榜，大聲語諸賊曰：「我能為天下主。則一矢射中四字中心。」射之，不中，中「天」字下。俯首不樂。牛金星趨進曰：「中其下，當中分天下。」自成喜，投弓而笑。

太監王德化，率內員三百人，先迎於德勝門，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，各監局印官，迎亦如之。

賊未破城時，宋獻策占云：「十八大雨，十九辰時破城，若辰時不破，即日全軍俱返，待六年始破。」

時有常州人與友飲於北都肆中，有小廝年可十四五，在側獻酒。主謂之曰：「晚餐早須，要登城守陴。」時以無兵，俱將此輩應點耳。飲頃之，忽傳城陷，眾驚。猶未之信，遂還寓。已而遇賊索金。對以無有，遂折案足夾之。

是日，淮安西門外，有馬兵突至，劫掠婦女，幼妓燕順，冒拒被殺。鄉民大譁，群聚與鬥，始知馬士英標兵。

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

賊盡放馬兵入城，亂入人家。諸將軍望高門大第，即入據之；劉宗敏據田宏第，李牟據周奎第。

李自成入宮，問帝所在，大索宮中不得。

偽尚璽卿黎某進曰：「此必匿民間，非重賞嚴誅，不可得。今日大事，不可忽也。」

乃下令：「獻帝者，賞萬金，封伯爵；匿者夷族。」

劉宗敏、牛金星出示「仰明朝文武百官，俱於次日入朝。先具腳色手本，青衣小帽，赴府報名，願回籍者，聽其自便；願服官者，量才擢用；抗違不出者，罪大辟。藏匿之家，一去連坐。禁民間諱自成」等字。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，並各衙門，令長班俱將本官報名，因此無一人得脫。

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，太監杜之秩、曹化淳等率黨為前導。

自成責之曰：「汝曹背主獻城，皆當斬！」

秩等伏地叩首曰：「惟能識天命，故如此。」

自成叱之曰：「饒死，去！」

一云：叛監杜秩亨，選宦官以供使令，自成集選百餘人，餘皆散去。

內臣獻太子

賊大索先帝、太子、二王。搜得太子、定王於內宮外舍，太子送劉宗敏收視，定王送李牟收視，永王不知所在。賊封定王為宅安公。

內臣獻太子，自成留之西宮，封為宋王。太子不為屈。初，太子走詣周奎第，奎臥未起，叩門不得入，因走匿內宮外舍，至是獻之。

自成命之跪。

太子怒曰：「吾豈為若屈耶？」

自成曰：「汝父何在？」

曰：「死壽寧宮矣。」

自成曰：「汝家何以失天下？」

曰：「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。」

自成笑曰：「汝亦明白。」

太子問曰：「何不速殺我？」

自成曰：「汝無罪，我豈妄殺？」

太子問曰：「如是，當聽我一言：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，二速以皇禮葬我父皇母后，三不可殺戮我百姓。」又曰：「文武百官最無義，明日必至朝賀。」

次日，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。自成歎曰：「此輩不義如此，天下安得不亂？」於是，始動殺戮之念。

宮人魏、費節義

時宮人大亂，諸賊帥率其騎，皆環甲執兵，先入乾清宮。諸宮人逸出，遇賊復入。

宮人魏氏大呼曰：「賊入大內，我輩必遭所污，有志者早為計！」遂躍入御河死。頃間從死者，積一二百人。

宮人費氏年十六，投智井，賊鉤出之，見其姿容，爭相奪。費氏給曰：「我長公主也，若不得無禮，必告汝主。」群賊擁之見自成。

自成命內官審之，非是，賞部校羅賊。

羅攜出，費氏復給曰：「我實天潢之胤，義難苟合，惟將軍擇吉成禮，死生惟命。」賊喜，置酒盡歡。費氏懷利刃，俟賊醉，斷其喉，立死。因自刎。自成大驚，令收葬之。

掌書宮人杜氏、陳氏、竇氏，為自成所取，而竇氏尤寵，號曰竇妃。又有張氏，亦嬖之。自成集宮女，分賜隨來諸賊，每賊各三十人。牛金星、宋獻策等，亦各數人。

二十一得先帝遺魄

己酉午刻，得先帝音問，縊於煤山，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，送至魏國公坊下。上以髮覆面，服白袷短藍衣，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，白紬褲，左足跣，右足有綾襪，紅方舄。衣前有御筆血詔，云：「朕自登極十七年，致敵入內地四次，逆賊直逼京師，雖朕薄德匪躬，上千天咎，然皆諸臣之誤朕也。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髮覆面，任賊分裂朕屍，勿傷百姓一人。」又墨書一行云：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。」蓋上未崩時，硃書諭內閣，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，故上書此。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。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，閣臣已散，置几上而返報，上已不知所在矣。文武群臣，無人知者，外人喧傳以為駕已出也。賊見墨詔，因此有疑於純臣，立命誅之，籍其家。

《甲乙史》云：詔云「因失江山，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，不敢終於正寢」載在二十二日，此言墨書，不云血。《日星不晦錄》云：上嚙指，出血書於衣袂曰：「朕之失天下，皆因文官不合心，武官不用命，以致如此。文武可殺，百姓不可殺。」

未時，逆賊發錢二貫，遣太監市柳木棺，枕以土塊，停於東華門外施茶菴，覆以蓬廠。有兩僧誦經，老太監四五人；王太監極薄一棺，亦在其旁。百官莫敢往哭。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、主事劉養貞，撫棺大慟。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，適偽文諭院顧君恩，自內出呈稿，求其上達。君恩答云：「諸公半屬沽名，豈盡為舊朝廷起見也？」碎其疏擲之。

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：「帝禮葬，王禮祭，二子待以杞宋之禮。」百官又求以帝禮葬。少頃青衣傳云：「准行了。」

二十三日辛亥，乃改殯先帝后，出梓官二，以丹漆殯先帝，點漆殯先后。加帝翼善冠，袞玉滌金靴；后袍帶亦如之。設祭一壇，自成亦出，四拜垂淚。

順天府偽府尹行昌平州，撥夫造壙，於四月初三發引，初四安葬，抬柩止二三十人。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，草草掩葬。凡從逆官往拜，賊亦不禁，然至者甚少。諸臣哭拜者三十人，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，餘皆睥睨過之。惟主事劉養貞，以頭觸地，大慟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藁葬西山長陵之斜，惟襄城一人往送。是時，天地昏慘，大風颳沙，如震號，日色黯淡無光，都城內外，黑風蒙隱不散，皇極殿作白色。」

劉青田繪圖

初，燕都之遷鼎也，大內有密室。劉誠意留秘記，鑄縫甚固，相戒非大變勿啟。

癸未秋，大清兵圍城，先帝欲啟視，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，室中惟一櫃，發之得繪圖三軸。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，俱手執朝服朝冠，披髮亂走。上請問。內臣叩頭答云：「或恐多髮亂。」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，窮民負襁奔逃，上又問。內臣又叩頭答云：「想軍背叛也。」上勃然變色。內臣請止。上必欲展第三軸，軸中像酷肖聖容，身穿白背心，右足跣，左足有襪履，披髮中懸。於今日分毫不爽。

內臣曾密言於國丈，且囑勿洩。有長州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，假館嘉定府，確有與聞，豈非厄運有定乎。仁錫，字明卿。號芝臺。濟生，字皇士。

或語予云：「當張、李日熾也，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，上亦時閱。一夕，方覽奏疏，忽見一人麻衣前立，上怪問之：「禁內深嚴，安有若人？」命左右執之。闔監突前，其人徐行去，群遂之，其人奔至庫門，即入內不見。諸璫視門，則又固閉，不勝駭異，還報上。上親幸其地。見一密室，乃劉青田所封，緘鎖甚固。上啟視，見三軸。」云云。

諸臣投職名

二十一，百官報名者甚眾，以擁擠故，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。

早起，承天門不開，露坐以俟。賊卒競辱之。竟日無食，有云：「肚雖饑餓，心甚安樂。」賊初入時，縉紳恐以冠裳買禍，悉毀其進賢冠。及二十日，見賊報名偽主，笑口頓開，從梨園中覓冠冠之。費諭三四金。二十一日，各穿本等吉服入朝。陳演、朱純臣勸進，不得入。

近午，王德化自內出，以張縉彥誤國，批其頰。戶部侍郎黨崇雅、給事介松年、御史柳寅東，各方巾色衣，自西長安騎馬入內。蓋柳、黨在通州降，介在保定迎降也。督輔李建泰亦於是日入城，賊禮遇之。

二十二庚戌

主事劉養貞，於皇極殿叩頭，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、魏藻德、陳演。賊云：「先朝時何不言？」立斥之。

劉貢士曉天文秘數

是日，叛監杜秩亨，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。

先是，有劉貢士者，江西吉水縣人，往來京師，授徒二十年，中貴多出其門，又精堪輿，兼曉天文秘數。甲申聽選，夜觀天象，知國家不利，不敢赴選，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。聞自成猖獗，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，仰視天象，連呼云：「不好，不好！主上有難！」

秩亨問曰：「門生趨避何如？」

劉怒曰：「汝曹食君之祿，應盡忠報國，乃問吉凶，得毋有異心乎？吾未授職，猶可遠避免禍。」

次日，出平子門不知所之。

至是，秩亨果叛。

二十三辛亥諸臣點名

百官囚服立午門外，約四十餘人，凡遇賊黨，咸強笑深揖。及矮宋至，數人跪問：「新主出朝否？」宋罵曰：「汝曹不戮為幸，些時豈不耐耶？」眾忿然卻步。

日晡，自成出據黼座，牛金星、劉宗敏、李過、白廣恩、官撫民、梁甫、董天成、馬岱、婁襄，並宋企郊、張璘然、鞏■、侯恂、黎志陞、葉初春等，左右兩班列坐。

初，侯恂下獄，三月二十，賊出之。都司董必葵亦自獄出，備言中國情形，及江南勢要。自成大賞之。

時董心葵為首，率領百官朝見。自成時呼心葵，稱慰再三，留聽用。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為賄買得售，而心葵諸人，為之通線者也，故率先降賊。自成戴尖頂白氈帽，藍布上馬衣，躡■靴，坐於殿左。偽宏文館大學上牛金星，坐於殿右檻上，鴻臚以次唱名，由西而東。魏藻德，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。

牛金星將舊縉紳一部，置於地下，執筆任意花點，應遲者用軍法，怒詞臣衛允文、楊昌祚、林增志、宋之繩等削髮，令人盡拔其餘毛，詈曰：「既已披剃，何又報名？」眾皆失色。自成對劉、李、牛、顧諸賊云：「各官於城破日，能死便是忠臣。若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削髮之人，不忠不孝，留他怎的？」至晚，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：「一雙，兩雙。」以覈其數，既點訖，獨拔九十二名，遣兵士押送偽吏政府宋企郊聽用。

人分三等授官，大都新科者居多，人物豐偉者為上。不入選者，每官用馬兵二人，執刀押候。忽傳偽旨云：「押往西四牌坊去。」即用鐵鏈串鎖，每五人一串，各兵馳馬驅逐，如羊豕然，行稍遲者，刀背亂下，至有仆地暈倒，踏作肉泥者。中道忽又傳一偽旨云：「前朝各犯官，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。」即押到，劉方挾妓權呼，不暇審鞠，仍命各兵守視，以俟來期。各官囚服羈繫，腹中餒甚，即強項大僚，有拾兵士饜餘以緩死者。家人輩謂主已戮，是夜群聚合謀，挾重賞而逃者，亦不計其數。

是日點名完，凡用者分付在外，聽候榜文。下午出榜，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、編修周鍾、大理卿劉大鞏、寺丞項煜、兵諫光時亨、禮政府從事韓霖、吳文職、國子學錄錢位坤等，其九十二名。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，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。第三

榜特授宛平縣歸順舉人王仙芭，山東濰縣令。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箴、傅學禹等，各省縣令朱國壽、王之鳳等共五十名。

秀才朝賀，偽尚書宋企郊叱曰：「朝賀大典，安用若輩？速回讀書，候新天子頒行考試。」數日後，果試諸生。首題「天與之」，次題「大雨數千里」。

二十八，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。企郊曰：「諸職銜俱前朝所考授，新主另有一番規制，恐不能盡循舊例。」諸人力懇一體選授。企郊曰：「諸公好不解事。新天子御極，自當另用一番人。前所考試，不過安眾人之心耳。以予為諸公謀，不如歸去為上。」諸人既絕望於是以漸逃歸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宋企郊登堂點官，三日一選，隨賊西來生員及偽將，俱移送吏政選用。企郊亦肯做情，任人逃回。」

二十四日壬子

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，夾其隨求書役二人於天街，次日即死。夾木俱有稜，鐵釘相連，皆入京造者。宗敏之門立二柱，礫人無虛日。日便服入西華門，止四騎前導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二十四日，賊欲潛位，纔上坐，即呼頭痛如劈，昏絕輒顛下。後三上殿，皆如前。又見數丈白衣人前立，華蓋蟠龍，髮爪俱動，懼而止。是日，賊驅勳衛武職官，綁至平則門外斬首。」

李自成改制度

明朝制度，賊任意紛更，閣改天祐等；名六部尚書為政府；翰林院為宏文館；詹事府，不用文選司，為文諭院；御史為直指；給事中為諫議；主事為從政；布政為統會；巡撫為節度使；按察為防禦使。

一云：兵備改防禦使；尚寶為尚契司；太常、鴻臚俱屬禮政；大僕寺為驗馬寺；通政使為知政使；中書為書寫房；府為尹、州為牧、縣為令。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。武臣守備為守領，把總為守旅。太監止用一千人。

公服領尚方，以雲為級，一品雲一，二品雲二，乃至九品。雲悉如之。帶用犀銀角三等。廢輿乘馬。大篆曰符，小篆曰契。先鑄永昌錢，字不成文，又鑄九璽不成。

賊改印為契，用小篆。有一降官進言於偽尚書曰：「契宜用大篆，不宜用小篆。」

賊大罵曰：「奴才，我前番已要殺你，今又來多口討死耶？」

又四月初一日，改大明門為大順門，頒發冠服，大僚則加雉尾於冠服，方領。又收各牙牌，自務明光安令成字。

保定始陷

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，惟保定猶誓死拒戰。至四面環攻，力竭不支。二十四日方陷。

一時死難諸臣，則有知府何復，萊州人，甲戌進士，方到任未幾，城陷，被火燒死。同知宗立，聞變即刻投繯。太監方正化，城頭被殺。

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經。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。武進士張羅輔，城破巷戰，手刃數人，以及於難，張氏婦女幼子老一門，死者二十人。都指揮劉忠嗣罵賊不屈。舉人張翬，抗賊被殺。高涇被執，殺死水中。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，另有傳。

東村老人曰：「自殺與被殺，同為捐生之人也。一捐生，則名義兩全，忠節不失。其於此生無愧，於一代有光矣。惜乎匹夫匹婦，名湮沒而死者甚多，不傳耳。」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宰相李建泰守保定，賊至，即命中軍總城迎降。」

《史略》云：「賊犯保定，李建泰已病，中軍郭中傑總城降賊，兵潰，賊入保定，建泰被執。」

雖所載異詞，要之，建泰身為宰相，不如小臣之殉節，而保定之堅守，亦勝於京師之易破多矣。

二十五癸丑拷夾百官

《甲乙史》云：有稽勳司持刺，召京紳劉餘祐、孫承澤，甫即席，即問劉借四萬金，孫二萬。且曰：「宜早，若遲二日，即不得從容矣。」午後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，幽閉饑餓一日夜。至次早點過，共綁八百餘員，五人一連，俱押鎖田皇親府中，著劉宗敏用夾棍拷打，招認贓銀，凡十晝夜。又拿京城富商居民，極刑追逼，死者千餘人云。

諸臣黎明候起，日中劉宗敏始出，逐一唱名。坐贓，重者數萬，輕亦及千。有沈學錄最貧，亦迫招至百金，餘可知矣。輸不及數，押令稱貸於前門官店，主人即無一面，交券立不敢不應，有見其券者云：「某官同妻某氏，借救命銀若干兩。」凡追贓，皆劉宗敏、李牟二偽都督主其事，至即大拷。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，竟為幕客，歌唱狎暱，獨免於禍。凡降賊官，有年少面白者，為賊輩戲弄百端，甚至作龍陽。

野史云：賊派餉各官，無論用否，俱責如言，不辨即夾。有夾於各營，官兵有夾於監，押健兒人人皆得用刑。限內閣十萬，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，科道吏部郎五萬、三萬，翰林一萬，部曹千計，勳戚無定數。人財並盡。英國公慘死最酷。自二十三至二十六日，滿街遍提，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，如湯雞在鍋。

二十七日，牛金星點名會極門，用者，從東華門出，送吏政府收用，列名部門外；不用者，從西華門出，兵露刃排馬押繫劉、李二賊私寓。鎮撫司梁清宏，及史館辦事衛幕雜流，夾俱，竟日夜不放。

二十八日，用者高冠鮮服，揚揚長安道上；不用者夾逼金錢，號哭之聲，慘徹街坊。受刑諸臣，先後不一。楊汝誠獻美婢獲免，不留用。張忻未刑而刑其妻子，輸銀萬兩始釋。郝晉輸銀五千兩，釋不用。王都三次受夾，三次輸銀，釋夾即死。顧鉉被夾，其僕竊贖以逃。

賊將遁時，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，大臣則李遇知、王正志，詞臣則楊昌祚、林增志、衛允文；其未甚者，金之後、王鼇永、張維機、胡世安、李明睿也。高斗光者，被追銀欲夾，其子請代得免。張允翔、雷跳龍、沈維炳、方拱乾、楊士聰、趙士錦、李士淳、劉明■、吳邦臣，不夾收繫。

四月初一日，宋獻策云：「天象慘冽，日色無光，亟宜停刑。」

初七日，自成過宗敏第，見庭院夾三百多人，哀號半絕。自成云：「天象示警，宋軍師言當省刑，宜酌放之。」此中縉紳十一，餘皆雜流武弁，及效勞辦事人。釋千餘人，然死者過半矣。宗敏進所追銀萬萬，李牟刑寬，所進不及半，以己所有湊償，人皆稱之。

初八日己丑，賊盡釋諸繫者，於是吳履中、張鳳翔盡數南歸。御史馮侯用、梁清宏，體甚肥，故釋夾即死。

賊初入城，不甚殺戮，數日後，大肆殺戮，即降而授官者，諸賊將長班審問，如云其富有金，即鎖去拷打。一賊拷過，又被他賊鎖去，拷打不休。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，緝訪官民藏蓄。長班一人，每日限訪過一件，名曰公刺。賊兵大索，時厚結長班，及無賴子弟，使為嚮導。本地鄉紳，如周鏞、劉餘祐、梁以樟、米萬鍾、吳邦臣、沈自彰等，咸蜂聚其家，恣意掠取，與籍沒無

異。至青衿白戶，稍立門牆，無幸脫者。賊兵滿路，手攜麻索，見面稍魁肥，即疑有財，繫頸徵賄，有中途借貸而釋者，亦有押至其家，任其揀擇而後釋者。若縛至劉宗敏偽府，便無生理。

賊初入城時，先假張殺戮之禁，如有淫掠民間者，立行凌遲。假將犯罪之寇，殺死四人，分為五段，據稱以淫殺之故也。民間誤信，遂安心開張，店市嘻嘻自若。自貸賊事起，金銀既罄，繼以紬段，疋僅一金，而商人錢貨，為之一空。賊之巧於行劫如此。四五日後，恣行殺掠。先令十家一保，如有一家逃亡者，十家同斬。十家之內，有富戶者，闖賊自行點取籍沒，其中下之家，聽各賊分掠。又民間馬驟銅器，俱責令輸營。於是滿城百姓，家家傾竭。

凡拷夾百官，大抵家資萬金者，過追二三萬，數稍不滿，再行嚴比。夾打炮烙，備極慘毒，不死不休。如願降者，帶歸秦中，存亡莫測。

《燕都日記》云：「三月二十一，百官投到，凡勳衛懿戚等官，暫令精兵押去，聽住民房，仍聚一隅，不許星散。有信宿不見米粒者。」

二十四，賊點勳衛武職官五百餘員，綁至平子門外斬首。

凡追賊輸納，見銀加二；首飾十不當一；珠玉玩好，一概擲棄；衣服極新者，准價錢許，大緞匹不及兩外，羅減之。前門商舖，凡有鄉親株連，無不搜括立盡，如蝗疇集野，草木為空。

賊黨有夙怨，無不立報。如總兵王樸，重辟在獄，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干，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。至是，琦在賊黨，遣人召君美，君美猶恃父執，欣然往謁，琦數其罪，縛而斃割之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三月二二，錦州偽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，沒其家。偽官多陝西洪洞人，皆生員之無籍者，奸淫貪殺，民不欲生。」

《甲乙史》云：「四月初一，畿內、山東、河南守令，多秦晉亡賴，單身赴任，恣意威虐，首稱助餉。衿紳受脅，少忤而辱隨之。又徵少艾，專侍郵傳，人始憤痛思舊矣。」

姦淫

賊初入城，先拏娼妓小唱，漸次良家女。子弟臉稍白者，輒為拏去。或哀求還家，賊仍隨之。婦女淫污，死者無算。

賊兵初入人家，曰：「借鍋爨。」少焉，曰：「借床眠。」頃之，曰：「借汝妻女姊妹作伴。」藏匿者，押男子遍搜，不得，不止。愛則擲置馬上。有一賊挾三四人者，又有身摟一人，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。不從則死，從而不當意者亦死，一人而不可堪眾鬪者亦死。安福備衙一夜婦女死者，三百七十餘人。降官妻妾，俱不能免。悉怨悔欲逃，難脫走，惟殉難諸臣家眷，賊兵絕不敢犯。

北路凡受偽府縣官，遇賊兵過，先搜民間婦女供應，稍或不足，兵即以刀背亂下，偽官苦不可言。美者攜去，惡者棄下。仍命本官云：「留待後來者用。」婦女供役之苦如此。偷生者少，雖死節者，亦不得清潔耳。

《燕都日記》云：「賊將各踞巨室，籍沒子女為樂。而兵士充塞巷陌，以搜馬搜銅為名，沿門淫掠。稍違者，兵加其頸，門衛甚嚴，即欲脫免，不可得也。不顧青天白日，恣行淫戲。」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，立刻而斃。又有一士子女被姦，告之賊官，賊官先喚女，囑曰：『汝若認姦，便斬汝頭。』及審，女不敢認，遂坐誣，殺士子，而賊黨益無忌矣。」

《新世宏勳》云：「賊兵每得一婦女，即昇擁城上，挨次行姦，循環不已，婦人即時殞命。或遇賊將過，恐被責，竟向城外拋下。」

三月二十六勸進本末

先是，二十三朱純臣、陳演率百官勸進，不得入。

二十五，偽禮政鞏■，示隨駕各官，率耆老上表勸進。■故陝西提學僉事也。

至次日二十六甲寅，為勸進之始，其表有云「比堯舜而多武功，邁湯武而無慚德」。周鍾自侈為得意之語。

四月初一，宋獻策奏帝星不明，速宜登位。

初三，鴻臚官在繫者，悉復原官習儀，以候即位。

時四月三、六、九日，官民三次勸進。牛金星云：「大位未正，恐事有中變。」勸自成會同禮府鞏■出示：「定十七舉此大事。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。十三，皇極殿演禮。十五日頒詔。十六幸學官，行釋菜禮。文武百官俱往園邱候郊天加袞冕，併行祀廟、定功等禮。遷太祖神位於歷代帝皇廟，其餘太廟祖主，盡行燒燬。」此示一出，降臣鞏■，不俟臨期，竟於四月初四入太廟，將太祖神主捧出，送入帝王廟中，其餘立時燒去，京師無不唾罵。

或持黃袍示賊，賊目不可開，引至皇極殿金臺，金頂雕龍，若將下噉，輟目眩頭痛。雖云三、六、九日朝集，然遲遲未正南面者，以此。往代篡竊之輩，殿或搖，地或陷，咎徵亦何可誣也。

賊偽製一盒，刻永昌年月日於中，密置大內，令人簡得，詐稱符命。又詐飾番僧數人，稱西域某國，知新天子登極入賀。

先是四月初，牛、鞏出示：「定十二演禮。」忽東報急。

十二日，自成出京，二十六回京，二十七忽傳登極。預設鹵簿於城外，百官朝賀。

《甲乙史》云：「二十九李自成稱皇帝位於武英殿，追尊七代考妣。為帝后，六政府各一赦書，稱大順國永昌元年。」

選陞降臣

《甲乙史》云：三月二十六日，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。詞林則楊觀光、梁兆陽改侍郎；項煜改太常寺丞；韓四維降修撰；薛所蘊改司業；何瑞徵、高爾儼、方以智、傅鼎銓、楊廷鑑、陳名夏如故；張之奇為順慶府尹。六科則申芝芳、朱徽、劉昌、戴明說、彭瑄、孫承澤、金煉色、光時亨、時敏改科為諫議；止時敏改為縣令。御史改直指使，則朱朗鑠、張懋爵、蔡鵬霄、裴希度、涂必泓、韓文銓、陳羽白。吏部改從事，則沈自彰、熊文舉、郭萬象、王顯、楊元錫。其餘大理卿劉大鞏，光祿卿李元鼎，太常卿吳家周，鴻臚卿張魯，驗馬卿宋學顯，尚契卿葉初卿，學祿錢位坤，助教李森先，皆改授者。凡銓選皆，宋企郊主之。

三月二十七乙卯

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，賊將不能禦。

二十八日丙辰

內官降賊者，自官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，然總有二十餘人，俱抗衡不相下，凡事皆眾共謀之。時偽國公劉宗敏，以爭我叛將白

廣恩，故遂生心。及京城陷，逆闖多擁金帛，自豐積，宗敏覬之不獲，心益離。出《大事記》。

程源移書勉唐廷彥

初，三月二十日，天津兵道原毓宗倡降。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，且云：「馮津撫倡義，曹師友義，亦有心人，今糧廣兵眾，據賊腹而俟恢復，中興之奇勳也。」唐請源入城議戰守。比源至城頭，防海兵大噪，劫餉庫盡，毆廷彥幾死。

先是，馮元颺為天津撫臣，聞京城變，聚將士泣血，誓勿二門下，已無一人應之。津道原毓宗，秦之蒲人，赴官時遇賊，賊禮之厚，留母為質。因縱之，許內應。比至津，即張皇賊勢相離間。及都門賊報至，率紳士先表迎降。兵民皆風而靡，大揭黃旗城櫓，署之曰「天壁民順」。因而津民各用片紙書「民順」綴門。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，毓宗率兵邀截之，逼元颺迎賊。元颺不屈，副將金斌、總兵婁光先、指揮楊維翰，俱叛稱表降。

二十一，金斌移營演武場。源復就見說之。唐廷彥傷重，移至，馮元颺皆在群論以大義起兵，不動。斌且勸廷彥留幕下，源先機退，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二意為千載榮辱之關，不可不決。唐回書云：「傷重難存，自反無能報國，惟一死而已。家慈年八十有三，吾兄過敵地，幸婉曲慰之。有子死國，勿過傷也。」彥止一子，方八月，源欲竭力保全回籍，彥不從，傷哉。

程源移書邱祖德

二十八日，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：「我皇上未有失德，頃緣諸臣泄泄，餉缺兵單，至賊淪我神京，殞我君父，普天率土同此悲號。」

又云：「江南財賦之地，子弟多豪，賊不先窺而以貽我，彼豈能捨步騎而與我爭長江之險耶？況有我蜀據其首，走西安纔七日也，而楚豫橫其腹，甘寧蝕其心，江東老成尚有人，義旗一舉，彼擣此擊，克復直指顧間耳。而議者不察，以賊有成焉，其亦借賊為富貴之資也。」

二十九日丁丑

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：「天地反覆，三光晦蒙，痛哉！食君之祿，誤君之事，若是矣。前寓天津，已與將軍見及此，彼時相商，便將天津一派為託，將軍亦毅然不讓。今茲胡然大失哉？昨泊津門，乃知兵以無餉故，為原毓宗誘去，然將軍所部健丁五百，如父子，今雖叛去，其心必不忘將軍也。目下偽百佈列，皆為無籍，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為守者，即使收捕擒斬，大功亦計日可集。嗟乎！鼎湖龍去，青宮繫囚，敷天掩泣之時，正臣子捐軀之日。無負國恩，不污史筆，勉力自愛。」

四月初一戊午

初四辛酉

《燕都日記》云：「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，同宋企郊考試舉人，出題『天下歸仁焉』、『蒞中國而撫四夷也』、『自天佑之』、『吉無不利』等題。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，大率本地舉人居多。又有一偽示云：『各省直鄉試，候旨定期，即於中秋時舉行。』初五日，偽相府揭曉，取實授舉人五十名，餘俱革退。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。」

一云順天偽府尹考試童生，出「天與之」、及「大雨數千里」，考生員出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次日即發案。

初五壬戌

山東郡縣，寇賊充斥，臨淄、濟南尤甚，行道不通。偽將董學禮，奉權將軍命，率兵南下。偽將白某往天津，一路催餉，而北直等處，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偽將軍分駐。

初六癸亥

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，問民間疾苦。濟南撫標中軍梅某、推官鍾性，撲殺之。《甲乙史》云自殺。

初七甲子

武定州東南市皆賊。

初八乙丑

濱州城外皆賊，殺人如麻，行乞不免。

初九丙寅

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，為民所殺。

初十丁卯

賊盤祿米倉，並大通橋光祿寺等倉，凡積米俱見數造冊。

十一日戊辰殺勳戚大臣

初四日，賊聞東師日進，懼甚。躬叩劉宗敏、李牟求其出禦。劉、李耽樂已久，殊無鬥志。逆闖乃下令，十三日親征。至是，東行之期已定，取勳戚大臣皆殺之。於是，內閣陳演、定國徐允禎等，諸戚畹官、都指揮以上、錦衣堂上官，俱死。方岳貢、邱瑜子繩自縊。以戚畹女婦配給軍卒。又押諸繫官，至宗敏寓前，纍纍坐於路側，徐次取殺。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、金九十兩，亦殺

之。三鼓乃釋。

十二己巳自成東行

李自成出正陽門，太子衣綠隨後，馬尾相銜，劉宗敏繼後，惟留李牟、牛金星守京師。

十四日辛未

西長安街，有私示云：「明朝天數未盡，人思效忠，於本月二十，立東宮為帝，改元義興。」初，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，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，由是戒懼，密聞於自成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，秦之漢中人，頗有智略，陰養死士二百名，圖南渡。方在秦兩戰自成，中其肋，告人以李賊不足為，又言秦縉紳士為賊辱，皆如都中云。」

十五壬申

李自成至密雲。何瑞徵以望日參牛金星。金星諭訛言四起，各自謹懼，無事少出。由是降官皆生悔心，人思竊逃矣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新城土賊王銘盤，以數千橫行韓家樹一帶，道路為梗。是時韓、王、張三姓，舉義合兵，得數千人，事稍遲，聞賊猝至，乃掠舟西行入海。」

十六癸酉載金入秦

賊拘銀匠數百人，凡所掠金銀，俱傾成大磚，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。舊有鎮庫金，積年不用者，三千七百萬錠，錠皆五百兩，鑄有永樂字，每馱二錠，不用包裹。

《談迂》曰：「三千七百萬錠，損其奇零，即可兩年加派。乃今日考成，明日搜括。海內騷然，而扁輪如故，豈先帝未睹遺籍耶？」

不勝追慨矣。予謂果有如此多金，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，即循環交負，亦非計月可畢，則知斯言未可信也。

十七甲戌

李自成至永平。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，戎裝乘馬間道南下。癸未進士王道成，山西平楊縣人，城破降賊，賊授青州防禦使，單騎到任，城中人皆請命，相視不敢動。時衡藩尚在城，百姓自亂，無能擁衛者。

十九丙子

東報益急，留守賊於京城內，大搜兵器，由是城門益嚴。

二十五壬午

偽禮政府示云：「主上不日東還，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。」

二十六癸未

李自成回京。有朱師欽者，慶藩宗室，為香河知縣，棄官走吳橋，偽防禦關傑囚之於德州。傑與州牧吳徵文，徵比餉銀，酷急，貢官馬元驥，暗相糾結。諸生謝陞，一呼而起，殺傑、徵文，出師欽為主，權稱濟王，移告遠近，殺逐偽官。未附者四十餘州縣。

《大事記》云：「兗青登萊等處，堅壁自守。」

二十七甲申

賊縱其下大肆淫掠，無一家得免。

二十八乙酉

泊頭秀才郭樹，家富，賊械入京去。

二十九丙戌

李自成稱帝。午後運草入宮，處處皆滿。

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

丁亥昧爽，李自成西奔，群賊皆從。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，時已射傷，臥長桌上，用被疊覆手足而出，隨來舊官，皆有軍護，新用者無之。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，百姓出城避；數十里之外，即遭殺掠。賊先於宮中列炮放火，各私寓亦放火。零賊飛馬殺人，百姓各以床几室塞巷口，或持挺突出擊之。須臾，九樓城外皆火。賊東西馳不得出，至暮，胥斃。城外草場之火，與宮中火相映徹，夜如白日。

程源云：「賊兵盡從齊化門出，自成仍穿箭衣，但多一黃蓋耳。從賊偽官，俱於齊化門叩頭，賊傳免送，後隊至午刻盡出。」又云：「西、戌之間，逆闖擁大兵出前門，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。三十日天明，宮殿及太廟俱被焚燬，止存武英殿。宮女復逃出無數。大內尚有重大器物，無賴小民於煨燼中取攫無遺。午間，九門亦火，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，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。蓋賊留一

面出路也，其未出者，悉為百姓所殺，凡二千餘。」

《樵史》云：「賊焚五鳳樓，九門放火，火光燭天，號哭之聲，聞數十里。」

賊無他伎倆，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，四處傳布，說賊不殺人，不愛財，不奸淫，不搶掠，平買平賣，蠲免錢糧，且將富家銀錢，分賑窮民，頗愛斯文，秀才迎者先賞銀幣，嗣即考校，一等作府，二等作縣。時復見選來府縣偽官，多係山陝秀才，益信為真。於是，不通秀才皆望做官，無知窮民皆望得錢，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。真保間民謠，有「開了大門迎闖王，闖王來時不納糧」等語。因此賊計得售。賊膽益張。只以三四人或四五人便來到任，詭言大兵在後即至，地方官聞風先遁，而偽官儼然南面矣。

賊不識字，其偽敕書告示多別字，如廢弛訛費弛，事務訛事驚。有戶部吳箠為賊用，復其官，賊每呼其名為吳虎云。

賊兵入城者，四十餘萬，各肆擄掠，自成或禁止，輒譁曰：「皇帝讓汝做，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？」

賊謀劫漕，漕河中涸，賊得花缸，去花以為馬槽，無用大者以搗蒜，小者作油盞。

東村老人曰：「自成入京，大類赤眉黃巢。蓋盜賊之性，本無霸王之略，或者天厭內外諸臣，貪風熾盛，特生此惡魔，以蕩滌之耳。」

李自成祖墓

先是，陝西參政都任，憤李賊所至掘陵塚，甫蒞延安，即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骸骨何在。初，噤不吐。則大呼：「吾將盡掘李氏墓！」始有報者。掘視，則膚色如生，骨且有肉，乃刀剗而糞瀝之。

李自成謠讖

宋獻策云：「我主止可為馬上王，溷過幾年而已。」又云：「遇秦而興，遇魯而亡。」又前月掘一石碑云：「流入順河乾，陷在十八灘，若要上雲天，墮落雁門關。」又口謠云：「自成割據非天子，馬上登臺未許年。」只後諸讖概可信矣。

李自成鑄錢

嘗思錢者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為寶，亦自有說，蓋關乎時之盛衰者也。前代無論矣，即崇禎季年私錢盛行，大如鵝眼，每貫八分。予竊謂賤之至此，寶失其寶矣。且錢背俱鑄一馬形，是隱示崇禎之後，即有闖寇也。然闖寇之不久，亦可千錢驗之。

昔自成於山西鑄錢不成，至京又鑄，文轉成太昌；又鑄九璽，復不成。豈非寶之所在，神有司之者乎？

有西安人語予曰：「自成之錢既重且大，民間不便，亦不甚用。」

予問之。

曰：「其錢與今大異，輕重不一，每一錢，有半兩重者，作銀一分；一兩重者，作三分；一兩半重者，作五分；二兩重者，作錢極輕。五錢起至二兩重止。百姓市零星之物，甚為不便，以增減太多故耳。凡用者，俱將錢懸於項上，不許藏腰袖中。及大清兵入秦，百姓悉棄錢於地，而不取。然則通寶者，通行千世內。為寶，人間不行，豈足為寶乎？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，此假錢，非自成所鑄。」

予聞馬瑞之母，見小錢而歎明衰，真有識哉！

吳三桂請兵始末

吳三桂，字長白，高郵人，遼東中後所籍，膂力絕倫。父襄，字兩環，起家武科，官都指揮使，鎮守寧遠，部下有精兵四萬，遼民七八萬，皆耐搏戰。而彝丁突騎數千，尤為雄悍。敵望之輒遁。

崇禎十七年正月，調襄入京，提督御營。初到，議徹寧遠守關門，三桂與薊督王永吉、遼撫黎玉田等，謂：「遼東前後衛復失，寧遠勢孤難守，宜徹寧遠兵民，入守關門，即京師猝有寇警，關門之援，旦夕可至。」上下其議，給事中吳麟徵言徹之便。一時廷論群譁。諸閣臣尤相左，言：「無故棄三百里，臣等不敢任其咎。」事遂寢。迨寇患急，朝廷悔之，屢下旨徹督臣王永吉。

三月，封三桂平南伯，徵兵入援。三桂不即行，及三月初旬，始出關，徙寧遠五十萬眾，日行數十里。十六日入關，二十抵豐潤，京師陷矣。三桂聞變，頓兵山海。

先是，十六年春，田皇親遊南京，挈名妓陳沅、顧壽而北。田還京病死，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。自成入京，劉宗敏繫吳襄，索沅不得，拷掠甚酷。三桂聞之，益募兵至七千。

三月二十七，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，止餘三十二人。賊將負重傷逃歸。三桂遂據山海關。報至，自成遣叛將唐通，統兵桂禦，又遣叛將白廣恩，統兵往永平救援。

二十九日，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，吳襄手書，招三桂曰：「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閫任，非真累戰功、歷年歲也。不過為強敵在前，非有異恩激勸，不足誘致，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，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，蓋類此也。今爾徒飭軍容，頓兵觀望，使李兵長驅直入，既無批吭搗虛之謀，復乏形格勢禁之力，事機已去，天命難回。吾君已逝，爾父須臾。嗚呼！識時務者，亦可以知變計矣。昔徐元直棄漢歸魏，不為不忠；子胥違楚適吳，不為不孝。然以二者揆之，為子胥難，為元直易。我為爾計，不若反手卸壁，負鑕輿棺，及今早降，不失通侯之賞，而猶全孝子之名。萬一徒恃憤驕，全無節制，客主之勢既殊，眾寡之形不敵，頓甲堅城，一朝殲盡，使爾父無辜受戮，身名俱喪，臣子均失，不亦大可痛哉！語云：『知子者莫若父。』吾不能為趙奢，而爾殆從疑於括也。故為爾計，至囑，至囑。」是書本牛金星作，使吳襄者。

唐通至三桂營，言：「老總兵，新主十分優禮，專待將軍，共圖大業，以作開國元勳。」且言：「東宮無恙。」

三桂得書怒曰：「逆賊如此無禮，我吳三桂堂堂丈夫，豈肯降此逆賊，受萬世唾罵？忠孝不能兩全！」叱左右：「將來使斬之！」又云：「吾忠不成忠，孝不成孝，何顏立天地間乎？有自刎而已！」帳下止之。

參將馮有威進曰：「吾輩願效死殺賊，今不如收其金幣，散賜士卒，然後起兵，使彼不及備，何必殺此偽官？」

三桂從之。遂佯喜曰：「願一見東宮而即降。」

報書復命，賊計以定王往，即日遣賊將擊定王赴唐通營。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降，仕大清朝。三桂遂往乞師。大清主許之。

四月初四辛酉，三桂破山海關，唐通迎降。定王已至三桂軍，三桂檄自成云：「必得太子而後止兵。」致書絕父云：「不肖男三桂，泣血百拜，上父親大人膝下：兒以父蔭，熟聞義訓，得待罪戎行，日夜勵志，冀得一當，以酬聖眷。屬邊警方急，寧遠巨鎮為國門戶，淪陷幾盡，兒方力圖恢復，以為李賊猖獗，不久即當撲滅，恐復復道路，兩失事機，致爾暫稽時日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。吾父督理御營，勢非小弱，巍巍百雉，何致一二日內，便已失墜？使兒捲甲赴關，事已後期，可悲可恨。側聞聖主晏駕，臣民戮辱，不勝皆裂。猶意吾父，素負忠義，大勢雖去，猶當奪椎一擊，誓不俱生，不則勿頸闕下，以殉國難，使兒縞素號慟，仗

甲復仇，不濟則以死繼之，豈非忠孝媲美乎？何乃隱忍偷生，甘心非義，既無孝寬禦寇之才，復愧平原罵賊之勇。夫元直、任苒，為母罪人；王陵、趙苞二公，並著英烈。我父口■雙啗宿將，矯矯王臣，反愧巾幗女子。父既不能為忠臣，兒亦安能為孝子乎？兒與父訣，請自今日。父不早圖賊，雖置父鼎俎之旁，以誘三桂，不顧也。男三桂再百拜。」

初九丙寅，自成得書，大怒，即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，下令親征。

十三庚午，與劉宗敏、九大帥等，率兵四十萬，號八十萬，出京往戰，沿途七百里。三桂聞之，痛哭誓師，刻期勦賊，軍聲大振。時自成前鋒四萬，先至關，三桂與之十三戰，勝負相當。

十五壬戌，自成至密雲。

十七甲戌，自成大隊至永平。三桂兵頗少，與自成對陣，日昃不遑暇食，遂結虛營於關外，使民詭為軍士，多執旗鼓守之，私易士卒，入城飲食。頃之，自成薄外營，將營中老弱，盡行殺死，長驅城下，圍之數匝。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，突外城，薄關內。三桂見自成勢大難與爭鋒，先已請兵滿洲。至是，趨之至。

大清之九王，即攝政王也，已與英王、裕王，發兵十萬，將欲入塞，途遇三桂，使者疑之。與英、裕兩王計曰：「豈三桂知我南來，故設此誘耶？且吾嘗三圍彼，都不能遽克，自成一舉破之，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。今統大眾親至，志不在小，得毋乘戰勝精甲，有窺窺之意乎？不如分兵固守，以規動靜。」遂頓兵不進。駐營於歡喜嶺，高張旗幟，休息士卒，遣使往三桂營規之。

三桂復遣使往請，九王猶未信，請之者三，九王始信，而兵猶未即行。三桂遣使者相望於道，凡往返八次，而全軍始至。共十四萬騎。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，遂突圍出外城，馳入大清壁中，見九王，稱臣，遂稽其首，以白馬祭天盟誓入關，九王總重兵居後隊，英王張左翼，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；裕王張右翼，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。

於是，三桂復入關，盡棄其民，開關延敵。然迫於戰期，兵尚未盡薙髮，恐無以辨，夜半，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為三幅，闊如三指，纏之於身，以為暗記，然布不能猝辨，即以裹足布裂用之約，大清兵見三指布者，即勿殺。蓋三數與白色者，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。然九王多謀，不肯先與自成輕戰。

十九丙子，使三桂為前鋒，與自成大戰於關內一片石，一以觀三桂之誠偽，一以規自成之強弱，欲坐收漁人之利。日暮戰罷，九王始信。

二十丁丑，三桂、自成兩軍復合戰，戰方酣，九王使鐵騎數萬，以白標為號，繞出吳兵之右，銳不可當。自成隨數十騎，挾太子登廟岡觀戰。有僧進曰：「此非吳兵，必東兵也。宜急避之。」已而見白標軍，如風發潮湧，所到之處，無不披靡。闖兵大敗，自成狼狽遁，雖劉宗敏勇冠三軍，亦中流矢，負重傷而回。時闖兵入都，恣意淫掠，身各懷重賞，無有鬥志，故爾大敗。屍橫八十餘里，馬無置足處，所棄輜重，不可勝計。吳兵檢賊屍內，有數十金，猶可私取，若百金以外，則不敢匿，必獻之於師。恐懷金既多，則不肯力戰，而思逃也。

二十一戊寅，自成駐兵永平，三桂使人議和，並請太子。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，請各止戰。三桂允之，約：「自成回軍，速離京城，吾將奉太子即位。」自成請如約。既盟，自成遂旋師，三桂頓兵不前，是以自成得安行。

二十六日癸未，自成回京，三桂棄定王於永平，專擁太子，整軍而行，一路移檄，密告遠近。自成聞報，驅百姓於崇文、宣武門外，毀拆民房，及牛馬。

二十七，三桂傳帖至京，言義兵不日入城，凡我臣民，為先服帝喪，整備迎候東宮。

三十日丁亥，自成西奔。

五月戊子朔，皇太子在三桂軍中，傳諭京中官民，各宜整肅靜候。士民大喜相慶。三桂兵至榆河，大清國師檄其西行追賊。三桂請護太子入都，帥不許，三桂夜送太子於高起潛所，或云潛逸於民間，陰道之人皇姑寺。西江米巷諸商，合費為三桂家發喪，每棺衣衾各費百兩。

初二己丑，三桂兵追至定州、清水河下岸，斬賊將谷大成，祖光先墮馬折足，自成屢北。北京城中，俱延頸望太子至。

初三庚寅，北京諸臣，迎候於朝陽門外，傳呼奉太子至。多官望塵俯伏，及登輿，知非東宮也。各駭愕而退。及城門，吳兵前導者，城上已滿插白標矣。大清國來者，乃攝政王，入居武英殿。侍郎王鼐永從入，見上下同坐於地，乃潛走出。

至初五壬辰，沈維炳、王鼐永、金之俊授職名入內，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。又具勸進表上，攝政王閉門不出，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，笑曰：「此未是皇帝，吾國皇帝，去歲已登極矣，何勸進之有？」

於是傳攝政王令，自初六癸巳，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，哭臨三日。隨議謚號，議葬隧，俟事畢，削髮。

禮部侍郎楊汝成稱：「典禮浩繁，不能獨任。」

王問：「漢官何人最賢？」

沈維炳等推舉李明睿。

即命為禮部左侍郎。

明睿以病辭。

王曰：「爾朝皇帝，尚未收殮。明日，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，無神主，何以哭臨？無謚號，何以題神主？」

明睿聞言大慟。

王義之，即命議謚於朝房，謚先帝為懷宗端皇帝，周皇后為烈皇后，安奉神主於帝皇廟。

初六至初八三日，百姓哀號，如喪考妣，尋命造陵，眾以田皇妃墳宏敞壯麗，明睿厝先帝於中臺，周皇后居左，田皇妃居右。

《甲乙史》云：初五日，庶吉高珩、李呈祥，訪王鼐永議號。鼐永曰：「今日行所當行耳。」高、李出城被劫，因留滯通灣。

范文程召詞林官，止高爾儼應命，議修崇禎史。爾儼曰：「詹翰一體，請書召之。」明日，何瑞徵等皆入，楊昌祚、林增志以重傷告假。范許之。范，上虞人，瀋陽衛籍，其祖？，兵部尚書。自瀋陽陷，歷官至此。每日坐午門右決事，故學士倪元璐家人，具呈扶柩回籍，范差官執令箭送至通灣，倪夫人肩輿出城，如曠見焉。

吳三桂追自成於保定，勝之。明日追至定州，奪其駝馬。又三日及於真定，逐之出關而止。李自成過關，方整隊西行。

初六癸巳，北京為哭臨先帝之始，五城御史監肅諸儀。曹溶等五人，因攝政王有照舊之言，儼然即真。朱朝鑠者，宗室之子，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，若先更易者。從賊如熊文舉、楊枝起、朱徽等，咸同哭臨。

五月初七甲午，大清國封吳三桂為平西王，楊仕聰家眷出北城，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。大猷者，薊州監軍，隨三桂降大清。今守通州也。

十一戊戌，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，以屯兵，盡驅民出城。自是縉紳雜出，概不致詰。

十二己亥，三桂旋師入燕。

十五壬寅，攝政王登武英殿，受朝賀。王出示京城，令官民除服薙頭，衣冠悉遵大清之制。自是，京城內外盡皆薙髮，自洪武戊申，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。

錢粵■只曰：「陳沉身價千金，皆有司敲仆萬民之膏血也，遂以殺吳襄一家，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，其果傾城何如？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！」

予按吳襄之被殺也，一載：「自成得書，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。迨戰敗，即梟吳襄首，懸之高旗而返兵。」如是，則戰時尚未殺也。然戰敗甫殺襄，三桂何忍使人議和，是不可信者一也。一云：「自成回京後，聞三桂移檄遠近，而殺襄。」是殺襄又在議和後也。則議和時，襄尚在自成所，三桂何無一及之？且未聞交質之說，是不可信者二也。《史略》、《遺聞》，俱載自成初出兵時

所殺，似為近之。

附記野史

吳三桂欲倡義復仇，以眾寡不敵，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，為朝廷雪恥。大清不允，三桂力懇。

大清曰：「明朝文武數無信義，將軍欲建大功，本國何難發兵助陣？恐成功之後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。」

三桂曰：「桂父子受朝廷厚恩，今日為巨寇弑逆，士庶傷心，神人共憤。桂聞：『勇士不怯死而減名，忠臣不先家而後國。』今君后俱遭慘弑，桂食君之祿，焉有坐視之理？如必計成敗而後行，是有覬覦於表也。桂今日誓死報國，雖肝腦塗地，亦所不辭，安問其他？」

大清主曰：「將軍姑退，明日再議。」

明日，三桂披髮掛孝，復進謁大清主，痛哭哀懇。大清主遂發兵。三桂因斬關而入。

自成聞之，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。檄云：「大順國王，應運龍興，豪傑響附，唐通、祖光先等，知天命有在，四面革心。朕嘉其志，俱賜綵緞二十疋、黃金二十金、白金四十兩，所將兵卒，先給四月兵糧，俟立功日，量功陞賞。抗命周遇吉等，具服五刑，全家誅戮，刑賞昭然，判若白黑。爾等當審時度勢，棄昏就明，身享令名，功業弈世，孰與棄身逆命，妻子戮辱，大福不再，後悔噬臍。檄到須知。」

三桂得書不悅，遂答書以絕交。自成復使唐通往。通見三桂曰：「將軍久在邊關，功高汗馬，豈意奸臣敗事，國喪君亡，天下生靈塗炭久矣。今新主豁達宏博，網羅英豪，雖無堯舜之仁，頗有湯武之德，渴慕將軍，盛望一見，即當封拜，位在諸臣之上矣。」

三桂佯喜曰：「前日使者言之無緒，使我一時忿躁，遂致決裂如此。今家君見在羈囚，恐旦夕不保，桂方悔恨，幸將軍駕臨，自當改絃易轍，共建百世之功。但東國之兵，已入內地，勢難挽回，惟一戰敗之，然後可捲甲趨朝耳。」

通曰：「通雖驚弱，願隨鞭鐙。」

三桂曰：「桂業與東國有約，若回兵直指，無以為辭，煩大兵先出。東兵恃桂相助戰，心無謀，我兵出其不意，從後夾攻一戰可滅矣。」

通大喜，率兵出關，與大清合戰。大敗，退走吳營。忽炮發，吳兵殺出，內外受敵，通通走。

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：「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：『為復大仇殲大寇，以奠神京，以安黎庶事：切痛先皇被弑，亙古奇殃，劇寇披猖，往代未有。凡屬臣僚士庶，能不碎首殞心？今義兵不日來京，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，協力會勤。所過地方，俱應接糧草，務期罄擣巢穴，纖介無遺。庶使克復神京，奠安宗社，乾坤再整，日月重光。特示。』」

又榜文一道：「平西親王吳，為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：照得逆闖李自成，戕主賊民，窺竊神器，滔天罪惡，罄竹難書。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，特命攝政王殿下，大興問罪之師，懷綏萬邦，用躋和平之域。仁聲所播，義無拂命。第慮遐遠之區，訛傳舛錯，不特有辜大清戡暴安民之意，致黎庶反受執送殞身之禍。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，擁戴西洋大?數百位，絡繹南下。相應榜諭，以醒蒙愚。為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，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，速速投誠皈命，各安職業，共保身家，毋得執拗迷謬，自罹玉石俱焚之慘。未便，特諭。順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榜。」

自成聞之，遂殺吳襄全家，語牛金星曰：「北兵勢大，城中人心未定，我兵豈可久屯在此。即十北京，不敵一秦中險固，為今之策，不若退處關西，以圖堅守。」

金星曰：「大內金銀，搜括已盡，但皇居壯麗，焉肯棄擲他人，不如付之一炬，以作咸陽故事，即後世議我輩者，亦不失為楚霸王之英豪。」

自成從之。遂於宮中四處積聚竹木桐油硝磺等件，以備舉火之用，百姓聞之大駭。自成於四月二十九西走，閤宮放火，偽官惟山陝、河南、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，餘見賊勢稍衰，四散逃歸。侍讀楊觀光，不肯隨行，自成怒殺於順成門。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，途中大肆焚掠，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。百姓官紳踐踏死者，積屍成堆。